

# 狗 的 跳 舞

著 夫 列 特 安  
譯 天 聞 張



879.5  
3021  
1

## 譯者序言

理歐乃德安特列夫 (Leonid Andreev) 生於一八七一年阿萊勒 (Orël) 地方。與杜格涅夫同鄉。比高爾該小二歲。起初在莫斯科當律師，後來才傾向文學。其遺作即爲高爾該所稱賞。此外更受托爾斯泰與梅勒什科夫斯基等的贊許，所以他的名譽傳播得非常快。他的小說紅笑與七個被絞死的人就給了他在俄國文壇上一個重要的位置。他的小說與戲曲繼出的很多。英文翻譯的也不少。我所譯的遺囑的跳舞 (The Wishes of the Dogs) 就是英譯中最近出版的。

安特列夫對於人物的描寫，不着重在外面的行動，而著重在靈魂的振動。他毫不疲倦地找求着人心中所蘊藏着的革命的，反抗的，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殘酷的，悲哀的，淒涼的種種精神，用了寫實的，象徵的，神祕的筆墨傳達出來使讀者時而憤怒，時而恐怖，時而悲哀，時而憐憫，時而發狂。他用鐵錘敲着我們的靈魂，使得我們不得不覺到戰慄！

我們這些被所謂禮教與偶像所束縛着的我們，除非用了利劍來把這些東西一一斬掉，我們就永遠不能得到自由，永遠不會了解人生。安特列夫的作品就是我們的利劍，我們要把他拿起來像發瘋一樣揮舞着去破壞一切。不過破壞之後應該怎樣，安特列夫沒有回答我們。

「我應該怎樣呢？」安特列夫常常用了全身的力量不斷地問着。這問題的不能解決，是他最大的痛苦。這原是俄國人的特性。他們對於形而上的生活法則的探討是永遠不倦的。這「我應該怎樣呢？」的問題，他們如其不能解決是不能平安生活的。愛羅先珂

先生說：「我們幾乎是生理的覺着苦痛的拘攣，幾乎是生理的感到心的跳動，幾乎可以發瘋，因為回想到他的不能解決的問題。」（見安特列夫與其戲劇）這「他的不能解決的問題」就是「我應該怎樣呢？」

托爾斯泰對於這問題的不解決的解決是宗教，是聖書上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安特列夫的解決的不解決是死，不論是自殺或是被殺，或是一直到老死。在安特列夫看來，真覺悟的日子就是死的日子。德國李恩乃教授（Professor Reiner）在他的安特列夫與其人生觀上解釋這一點說：「當個人覺醒了的時候，做了社會生活的基礎的時候，那向來存在於他與自然中間的接觸點，一一消滅了。他不但孤獨着，並且在他的周圍變成了沙漠——廣大的，社會的深沉的裂口，一切偉大的原理所謂生活的法則沒法和這赤裸裸的個人接觸了。到了這一點，一切法則與原理祇是個人的事。他的目的，就是宇宙的目的，他的理性就是宇宙的理性，宇宙的運命也隨着他的生滅而生滅。但是如其這個人不能在他的存在與自然律的中間建築一直接的關係時，其結果就是最大的悲劇：個

人離去世界。」就是自殺！

誰願意自殺呢？自殺不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最好方法，但是這問題的解決既是必要而又不能解決時，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殺。狗的跳舞中的主人公亨利就是這樣自殺的。

\* \* \*

因為安特列夫的主人公都是要解決人生的根本問題的，所以他們都著重思索。本劇中的主人公亨利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第三幕中他說：「我想着而且等待着。唉，我定了計劃而又把他推到，這樣地連續下去使我逐漸厭煩了，但是我不久將要在一個推不倒的計劃——於是我將要不見了。」可憐的亨利，他的推不倒的計劃，就是自殺，他還說：「愚蠢的人問我，你整日幹的甚麼，你常常孤獨的爲什麼，我還沒有足夠的日子與晚上去思索呢！思索！思索！」

平常的人失戀了，也許會自殺，這自殺的直接原因就是失戀。但是亨利自殺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失戀。失戀不過是使亨利開始纏到人生大問題的一件事。由於這種思索而

又沒有解決的希望，所以他自殺。雖伊利查白數過其門，要求他赦免，他也不顧，因為那時他的苦悶並不是爲了失去伊利查白。

這原是俄國文學的特性。高爾該在 Varenka Olesova 中借一個靈敏的女孩子說：『俄羅斯的英雄常常是愚蠢的，他常常找着某種東西；常常想不能了解的東西，而他自己又那樣的可憐，那樣的可憐！他要思索，思索，然後說出，於是他要去向他的情人宣佈戀愛，此後他又又要思索，思索一直到結婚……他結婚之後，他要向他的妻子講種種無意義的話，於是拋棄了她。』

『我們常常想，思想越是抽象，那就越是冷酷與無感情。這是不確的，至少在我們俄羅斯人是不確的。從杜思妥亦夫思奇的主人公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怎樣抽象的思想是有熱情的，怎樣形而上學的原理與推論不但根據於冰冷的理性而也根底於感情與意志。有一種思想他會在感情的火焰上添加火油，會在人心中點起火焰，比了最無拘束的奔放熱情還要有力量……他們感覺得很深沉，因為他們思想的很深沉；他們無窮地受

苦，因為他們無窮地推考；他們敢做，因為他們敢想。此外在生活上更可明瞭，他們的思想愈是抽象，愈是熱烈，就愈是探進他們的生命裏去。哦，奇異的青年的俄羅斯啊！——見梅勒什科夫斯基的托爾斯泰其人與其藝術。這一段雖是他用來批評杜思妥亦夫斯基，但是用來解釋任何俄國文學家都的確，尤其是安特列夫。

任何人大別之都有二重人格，這是近代心理學已經給了我們以證明的。一是社會的，一是非社會的。社會的人格是虛偽的，快樂的，保守秩序的，普通一律的，機械的；非社會的人格是反抗的，突進的，凶暴的，悲哀的，各人不一的。（用法國柏格森的話）現在的社會，處處鼓勵着社會的人格而壓制着非社會的人格。結果將要使人類完全機械化，變成和蜜蜂與螞蟻一樣。

這種趨勢在少數感覺銳敏的人是不能忍耐的，於是他們起而反抗，反抗不遂加之呢咀與諷刺。在文學方面尤其顯着。安特列夫這篇戲曲就是描寫這種二重人格的。亨利

之有二重人格固不必說，就是伊利查白，飛克羅西以至加爾都有二重人格。這二重人格的衝突，就是一切苦悶的起源。其結果也是悲劇。在安特列夫的戴假面具者上面更說得明白。羅倫佐（Lorenzo，即該劇中的主人）的死，就是爲此。

安特列夫的作品，大都帶有神祕的，象徵的，詩的氣味，有許多地方我們不能「了解」。我們只能用細微的心去感覺，各人感覺到的，就是他的作品的意思。

張聞天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美國，加利福尼亞。



劇中人

亨利帝爾

加爾帝爾，他的弟弟。

伊利查白

亞歷山大路夫，「混名飛克羅西」

安德列·漢森

德米·耶夫

伊文，男僕

二壁畫匠

## 第一幕

### 佈景

在牆壁的後面有二個壁畫，匠啾唔着柔和的沒有字眼的與單調的歌曲，斯爾帝爾，一學生，坐在他哥哥亨利帝爾的寫字台旁邊。這是一幢新而沒有完全裝飾好的住宅；就是加爾帝爾所坐的房間也沒有完全修飾好。這間房間的佈置似乎是預備做會客室的，一切器用什物如像大靠椅，小靠椅，小圓桌與橢圓形的着衣鏡等都依照了一定的次序安排着；但其中沒有地毯，掛氈與圖畫，小圓桌放在小寢床的旁

邊，餐桌放在房間的中間，房中的一切都是冷酷並且沒有生命——生命似乎在那裏還沒有產生。新的小鋼琴在發光，譜都放在音樂譜架子的上面。加爾帝爾一個人正在調弄着一個骨頭的鑰匙。

加爾 壁畫匠正在歌唱着。（他嘴裏輕輕吹噓着去和那平靜而沒有字眼的歌。他用他的手掌輕輕地敲了一下桌子並且說：）

是的。（他停了幾下又敲了一下桌子，並且重複着說：）

是的——是的。（少停。）

我剛才用了這個骨頭的鑰匙把哥哥亨利的抽斗開了。我的目的是在找錢。但是我只找到了二十五個盧布——只有二十五個盧布，那太少了。（停了幾下，他又敲了一下桌子。）

是的——是的——是的。我不曉得我的哥哥亨利——亨利帝爾——曉得不曉

得我是一個浪子，一個賭鬼，一個賊，要找一個婦人來維持生活的，不，他不曉得我的哥

哥亨利不是聰明的人，他不會曉得，他也許以為那二十五個盧布是壁畫匠偷去的，或者他竟不會注意到盧布的失落吧。「加爾弟」他說，「加爾弟」是的——但是我不能——如其亨利有許多錢，有許多許多錢——並且如其下手的時候不為人家所注意——我能不能殺掉亨利，我的哥哥亨利？」

（他立起，在房內來回了二次。他的身材高而直，一件學生的外套很重笨的，很散漫的掛在上面。頭髮梳向後面，很光滑。他的外套的藍黑色的領子異常高。五官端正，惟面上略帶乾枯和嚴厲的神氣。他重又坐下，用手在桌上敲了三下，說道：）

是的——是的——是的。壁畫匠正在歌唱着，好一曲悲哀的調子。好一曲平靜的調子。我是一個無聊的人，可是我也歡喜悲哀的調子，我的哥哥亨利却是完全沒有這種興趣的——這所新的住宅真可怕。這裏似乎有引起犯罪心思的東西——壁畫匠正在歌唱着。

（他輕輕吹噓着和着外面的曲調。他聽到走廊下開門的聲音與人聲；他慢慢

起立，像上次一樣，在房內來回了一次。亨利帝爾，他的同伴耶夫，一個俄國式的人，與漢森入內，在他們的後面跟着亞歷山大路人，笑着而目很高興。他的混名為「飛克羅西」是亨利帝爾的同學。

亨利 喂，加爾，你好？

加爾 喂，亨利，謝謝你，你也好？

亨利 謝謝你，我很好。諸位，你們都認識我的弟弟加爾嗎？加爾，這幾位都是我銀行中的同伴！他們都是我所敬佩的。

漢森 你好，加爾先生？

耶夫 我很高興，我能够認識你，你和你的哥哥很相像，很相像。

亨利 不錯，我們是很相像的。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一個認真辦事的人。（向加爾）這位先生，就是飛克羅西——你認識他嗎？他們都稱他做飛克羅西。（笑）我們常常一同到學校裏去——到彼得學校裏去。他在二年級裏就被開除——他一生的運命都

不大好。飛克羅西，你是不是在二年級裏被開除的？（笑）

飛克羅西 在三年級裏，帝爾先生因為我沒有才能，我的品行是很好的。

亨利 他說，因為缺乏才能（笑）我昨日在尼夫斯基地方碰到他。那時正大雨——我和他相別已經有二十年，但是我還認識他。——他那時走得非常快。飛克羅西，你那時不是飛跑着嗎？

飛克羅西 那時正在下雨，我又沒有傘，所以我不得不跑！

亨利 今天我請他來吃飯，但是，諸位，假使我的飯菜不能像我願意你們在我的新房子裏所能有的那樣好的時候，還要請諸位原諒。我在家裏吃飯，這是第一次，我不敢擔保我的新廚子是一個能手。

耶夫 帝爾先生，你爲什麼客氣呢？我們只希望我們不十分攪擾你，已經萬幸。

亨利 哦，不，我非常高興。

漢森 有什麼客氣！我們得蒙邀請，在你的新房子內吃第一頓飯，已經十分榮幸了。當你

結了婚之後，一切東西整理頓當之後，我恐怕你就要忘記你的老友漢森了。

亨利 一切東西在日內即可整理完畢，但我決不忘記我的老朋友，請靜坐抽雪茄烟。

耶夫（向加爾）在上星期我不是看見你在杜乃飯店裏嗎？你不是和一個婦人與一

個官吏坐在一起嗎？——我相信那官吏是一個衛兵？

加爾（虛偽的樣子）不，我從沒有到過杜乃飯店。

亨利 加爾不會到那樣浪費的飯店裏去。

耶夫 那末我看錯了，對不起，但是那一個人看上去竟和你一樣。

亨利 你一定看錯了，德米。（向加爾）你的事務現在怎樣了？我很喜歡聽你的成功的

報告。

加爾（虛偽的樣子）昨日我已經交了第二次的款項。

亨利 那很好，你真是一個認真辦事的人，但是，諸位，這歌聲不使你們討厭嗎？我又聽到

他了，我的壁畫匠又在那裏唱着了。

漢森 這是沒有字眼的。我不想他們會把他稱為歌。

耶夫（靜聽）但這是很好的。這中間似乎有一個車夫的聲音夾在裏面。（向亨利）我的父親是一個車夫。

亨利 這似乎是很好的。雖是我的父親是瑞士產，但是我覺得我是一個俄羅斯人，所以我也了解這個。這是俄羅斯的悲哀。

漢森 雖是我的名字是漢森，一個德國人的名字，但是我連講德國話都不會的。我是一個俄國人。不過要請你恕我，亨利，我不懂這所謂俄羅斯的悲哀的意義。

亨利 啊，一個人至少要感覺到他的呀！

漢森 你感覺到他的嗎？

亨利 我現在不。我現在是這樣的快活呀，我不能感覺到任何悲哀，不論是俄羅斯的，還是德國的。

（衆人都笑）



漢森 說得好，亨利，但是你能夠在時光黑暗之前，把你的新居指給我們看嗎？我的好奇

心勃發了，我要看你怎樣建築你的新巢！你看，亨利，我是一個老而有經驗的人！

亨利 啊，你不能嚇我，你這多會的老人（笑）我不過是一個快樂的處男，但是，你，我有怎樣確定的計劃啊！去，去看吧！

耶夫 我也歡喜看。

亨利 請隨我來，加爾，你和飛克羅西好好坐在這裏，我去指點我的新居給他們看。飛克羅西，請你抽煙，雪茄放在書上。

（他們都出去了。飛克羅西手足無措的樣子，取了一枝煙，加爾點了一根洋火給他，同時用冷酷的態度觀察他。）

飛克羅西 （曲身就加爾手中之火）謝謝你，我能夠自己來。

加爾 請爲什麼他們用這樣無意味的響字「飛克羅西」喊你呢？這是婦人的名字。

飛克羅西 我怎樣能夠告訴你呢，加爾？我想這是由於我的品性，我常常有些膽怯。

常常要下淚，並且在同一狀態中又太急——我的思想太快。

加爾 爲什麼「在同一狀態中」？

飛克羅西 他們這樣的說。

加爾 不，他們並不這樣說。但是你今天並不怎樣迅速。你在什麼地方做事。

飛克羅西 我怎樣告訴你呢，加爾先生。我在警察局裏做事。

加爾 什麼？

飛克羅西 不，不，我是在警察長辦公室中做事。我在辦理護照股內。這是亨利先生都知道的。

加爾 收入多嗎？

飛克羅西 四十盧布——連着考效品與外快等，一共有九十盧布。這是很少的一點數目。

加爾 有很大的家嗎？

飛克羅西 很大。

加爾 你爲什麼不當偵探呢？那比較利息好些，你可以多得收入。

飛克羅西 你在取笑我，我怎樣能够做偵探呢？

加爾 不，我並不取笑，我是當真的。你雖不配做重要的角色，但是普通的偵探我想你也  
會做吧。這並不是怎樣困難的。一個好的偵探能够得多少呢？

飛克羅西 很少——他們所得也並不多。

加爾 我說一個好的偵探。

飛克羅西 一個真正好的偵探所得很多。但是因爲你這樣和我要好地講，我不能不老  
實和你說，我曾經做過偵探，我曾經用盡種種氣力——但是——

加爾 但是怎麼樣？

飛克羅西 沒有怎麼樣。我甚麼才能都沒有，我不配做甚麼事業，這是我的不幸。我的所  
以潦倒，就是因爲我沒有才能。

加爾 沒有？

飛克羅西 一點也沒有！你曉得，我的周圍的機緣是那樣的，如其上帝能給我一點才能，我也能把我的家庭供給得很好的。但是我沒有才能，我東奔西走，不論我怎樣努力，我不能得到更多的一個哥畢。我怎樣能够呢？

加爾 飛克羅西，你不能造一張或者得一張——我不曉得你們稱那個爲什麼——你能不能替我弄一張假的外國的讓照？

飛克羅西 不，我不能够！我怎樣能够呢？

加爾 但是如其你做的時候——給你很多的錢？

飛克羅西 你要他幹什麼？

加爾 一個人一定要有一張外國的護照以備急需。我不過和你開玩笑，當然的。——當我的哥哥亨利碰到你的時候，你是不是在雨裏跑？

飛克羅西 你在笑我，加爾先生請恕我，我真不了解你的談話。

加爾 不，飛克羅西，我並不在笑你。你看我像歡喜笑人的嗎？亨利叫我使你快活，所以我  
在使你快活呀。亨利想幫助你嗎？

飛克羅西 我真快活！他和我說，他對於他的兄弟向來有經濟上的幫助的——他是不  
是說你，加爾先生

加爾 是的，但是我情願講關於你的事情，飛克羅西，告訴我，當你做偵探的時候，你曾經  
辦理過暗殺的人嗎？

飛克羅西 暗殺的人？

（亨利與其友人回，談講着，亨利笑着。）

亨利 你受驚了嗎？你這老而多言着啊，你弄髒你的袖子了，德米，讓我來替你刷！

加爾 我去拿刷子來。

耶夫 真勞駕了，其實這並沒有什麼。

亨利 他會拿刷子來，加爾，你去拿——諸位，你們歡喜我的新居嗎？（開懷大笑）

耶夫 這真是一所出色的住宅，亨利。

漢森 是的，我也以為這樣，亨利。

亨利 在膳堂裏我將用櫟樹色的壁紙糊上，以後我還將改塗櫟樹色的漆。育兒室內，像我所說過的，要有陽光。那裏常常要有太陽光。這是衛生的，在彼得格勒尤其要緊。可惜我在小的時候，受到的太陽光太少了，所以我現在要我的兒女能夠充分享受太陽光。是要緊的。

漢森 但是，亨利，你這樣說似乎你已經有了許多兒子，已經有了一大堆。這真是處男的自定。

亨利 我將要有他們。

(加爾持刷而入)

德米，你讓加爾替你刷袖子。——我總要有備得。我已經買了一張小桌子睡床。——在一星期內就可以放在適當的地方，等他的主人公來。(笑)

耶夫 —— 你的婚禮幾時舉行呢？

亨利 於一星期內，房子就可完全預備好。從今天數起，數到第十七天，婚禮就可以舉行了。今天，在二十分鐘內，正在吃飯之前，我又將接到從伊利查白寄來的信，在那封信裏，他將確實告訴我她將要到這裏的日子。伊利查白到莫斯科去是爲看她的父親和母親。——漢森，你看，這間房子，這裏，地氈，那裏，緞帳，在這些花瓶裏，常常供給新鮮的花。

漢森 真奢侈，亨利。

亨利 新鮮的花並不是奢侈。——這裏，在鋼琴的上面，我將要放二件染色的彫刻品——暫時我沒有足夠的錢買畫——斐多汶的頭，朱哥尼的「合奏」——喂，飛克羅西，你在看着甚麼？

飛克羅西 我正在驚奇着！

亨利 (笑) 驚奇，漢森，這裏，在這壁角裏要放一隻大靠椅，當伊利查白彈斐多汶與克里的音樂時，我坐在上面靜靜地聽。你看，我已經得到了樂譜，從這上面她將爲第一次

的彈奏，我呢，將坐在我的大靠椅上。

（抖掉樂譜上的灰塵，很留心地把很柔和地把他放下。）

爲什麼爲什麼這麼許多灰塵！

漢森 那是從工人那裏帶來的，亨利。

亨利 將來我的房子裏不會有灰塵，你有鋼琴嗎，飛克羅西？

飛克羅西 我怎麼會有呢，亨利？

亨利 （笑）他說，他怎麼會有呢？安德列，我告訴你，這壁隅，我將來要在那裏坐，並且要

在那裏聽的，是我所特別歡喜的。

耶夫 這所房子，你有出租的證書嗎？

亨利 是的，我有三年出租的證書，並且我還有繼續租借的權利，我不歡喜每三年調一

次房子，是的，安德列，我的心是乾燥的，而且又是講實用的，我沒有音樂的天才，但是我

很歡喜聽音樂，正像我的兄弟加爾一樣。



加爾 但是你還能彈奏呢，亨利。

亨利 什麼！請你不要開玩笑，加爾。

加爾 你會否忘掉？你在我們小的時候，不是就奏得很好嗎？

漢森 噫，你這人真奇怪，亨利！在銀行裏人家以爲你不過是一個出色的銀行家，只有計

算數目的腦子，現在你却又是一個音樂家了。亨利——是謬差！〔德國音樂家——譯

者〕

亨利 (笑) 我並不像他們那樣。是的，我記起了。那是我常常用二只手指彈的小曲。那是在我小的時候，我的母親教我的。那個曲子的名字很奇怪——「狗的跳舞。」

加爾 彈他，亨利。

亨利 (用他的手指指着加爾) 你，你，加爾，你又來了！

漢森 不，你一定要彈一下！(向耶夫) 你想他應該替我們玩一下嗎，不然我們去了面子，就不能留在這裏了。

耶夫 哦，亨利，你有這樣的才能！我永遠也沒會料到，永遠沒有！在銀行裏我們簡直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彈他！

亨利 （笑）糟了，糟了，但是我一定要承認伊利查白是很歡喜我的「狗的跳舞」的，非常歡喜！

（大衆都笑。）

加爾 好，那末，亨利？

亨利 加爾，你真歡喜開玩笑。（帶着玩笑的神氣。）但是聽客要求他——

（坐於鋼琴旁，用玩笑而又莊嚴的神氣。）

請聽客用心地聽，我現在要奏一曲「狗的跳舞」了。

（他彈着「狗的跳舞」彈時，他莊嚴地坐着，他的面皮一點也不動，差不多像硬化了的。但彈一回後，他又大笑。當亨利彈的時候，加爾用冷靜而又嚴刻的神情望着他，第一個叫好的就是他。大衆都叫好，但是因為聽衆不多，所以聲音並不大。）

亨利（帶着玩笑的神氣，向衆人鞠躬）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你們的卑下的傭人我現在不能再玩了，但是如其有人歡喜再聽，請十七天後亨利帝爾與伊利查白女士行結婚禮時來，在那時我將再彈他，（他笑着將鋼琴的蓋蓋上了。）

飛克羅西 幾時行結婚禮？

亨利 七點半鐘，請早些來，不要太晚了，但在請帖上你一定會曉得這些，請帖早已印好了。

漢森 你快樂嗎，亨利？

亨利 很快樂，我的朋友，讓我來握你的手，但是靜些，靜些，安德列，這樣——諸位，你們聽了我的音樂後，想來食慾一定增進了，你們餓嗎，加爾，請你去告訴新廚子，在十分鐘之內，我們要試驗他的手段了。

加爾 我去。

（出，即刻回。）

亨利 飛克羅西，你餓嗎？

飛克羅西 餓的，就吃也不要緊。

亨利 （笑）他說，就吃也不要緊；那末白蘭地酒呢？這要緊嗎？

飛克羅西 那當然也不要緊。

（大衆笑。）

漢森 我想你以爲你的同學只飲聖水，不吃別的東西嗎？那末你錯了，他還飲白蘭地酒呢！

亨利 （笑）他還飲白蘭地酒呢！

飛克羅西 （笑）這真有趣！我現在老實告訴你們吧：雖是我沒有別的人才，這一點才

能——（歎氣）我還有。

耶夫 很奇特，亨利。我和你相處了八年，飯店裏也曾一同去過，但是我從沒有見你飲過量的酒！

亨利 (笑) 真的嗎?

耶夫 從沒有過!

漢森 你也從沒有過，德米！他有強健的腦子，在世界上從沒有見過的！

亨利 你這樣想嗎？也許你不錯吧，還有別的呢——諸位，電鈴！那一定是郵差，從伊利查

白那裏帶信來的。加爾，請你出去。

(加爾出，亨利很興奮的樣子，但又竭力抑制。)

亨利 (向飛克羅西) 你是歡喜白蘭地的？

加爾 (入) 一封從莫斯科寄來的信，掛號的，這裏簽一個字，亨利。

亨利 (簽字) 我常常叫他信要掛號寄來，把這二十個哥畢賞給郵差，好，現在他們從

莫斯科寫信給我們了。(撕開信封) 對不起，諸位先生。

漢森 我們怎樣可以阻止你讀你情人的信呢，讀吧，亨利，不要注意我們。

(亨利慢慢讀他的信，起初他的面色變成慘白，後來愈變愈白，只有加爾一人

注意着他。

耶夫（輕輕地）好一所小房子！在現在要找這樣的房子，實在不容易。

飛克羅西 現在就是住宅也找不到——那真可怕。

漢森 你有家嗎？

飛克羅西 很大！

加爾（大聲）亨利，你覺得不好嗎？

（大眾都惶恐地向亨利看。他起立，走了兩步，不說一句話，將他的拳頭用力擊

桌。桌上花瓶玻璃杯等都翻倒，向他們的腳下亂滾。）

加爾 亨利！

漢森 亨利！

（亨利又以拳用力擊桌，不說一句話。他靜立着，用他的紅眼睛推度着他們，似

乎要找 人相打的樣子。）

耶夫 替他拿一杯水來！

亨利 我不用水！

漢森 亨利！我的親愛的亨利！遇着了甚麼可怕的事嗎？

亨利 不，沒有甚麼可怕的事。

加爾 亨利，請你自己鎮靜。

亨利 我是鎮靜的。

漢森 不一定有甚麼可怕的事碰到了。我的親愛的亨利呀！我們都在這裏！我們都是你的朋友，亨利！

亨利 我一定要請你們原諒，今天這裏沒有晚膳了。加爾，告訴那新的廚子，叫他現在回家去吧。

（加爾出，立刻入。）

漢森 誰注意到一頓飯呢！請你不必爲這樣小事體煩惱，亨利！

耶夫 誰注意到一頓飯呢！

亨利 今天這裏沒有飯吃了。（他忿然地又以拳擊桌。）

漢森 （差不多要哭的樣子。）啊，我的上帝！什麼不幸的事呀，亨利！——

亨利 是的，安德列，這裏有一封徠希奇的信，不是這封信寫錯了，便是我不能讀他。安德列你去讀他，並且告訴我他說的甚麼，也許我變成瞎子了。

漢森 （讀信）不，你沒有變成瞎子，我的可憐的亨利。（讀信）不，這是不可能的。

亨利 這信上有沒有說，「我仍舊愛你？」

漢森 是的，是的，亨利。

亨利 那末我不是瞎子。——他還說，「但是因為我的父母的主張，所以我現在去嫁別的人了」嗎？

漢森 亨利！她已經嫁了！她已經嫁了！

亨利 她已經嫁了一個有錢的人，安德列，他叫什麼名字？



漢森 那人的名字，這裏沒有指出。

亨利 沒有指出，那末在信的末尾，她簽的甚麼呢？

漢森（讀）「你的無價值的伊里查白。」

亨利 無價值的伊里查白，是的，無價值的伊里查白。（忽然間又用力擊桌。）無價值的伊里查白。

漢森 但是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的不幸的朋友呀！

加爾 勇敢些，亨利！

亨利 我，不再，勇敢了。

耶夫 亨利，這種事情實在不值得煩惱的，這種事情在人生中間是常常碰到的，你將來可以找一個更好的妻子。

亨利 我不再找來了，但是安德烈，總是不是確確實實寫着「你的無價值的伊里查白」嗎？誰「無價值的伊里查白」？誰亨利帝爾，還有誰呢？「無價值的伊里查白」，飛克羅

西，你覺得好笑嗎？

飛克羅西（恐怖）不，亨利。

亨利 你決不能笑。我不准任何人笑。但是，安德列，你看這封信的全體是不是用準確的言語寫的？

漢森 請恕我，亨利，在我看來——由一個忠實的人看來——這實是一封輕蔑的信，是的。

亨利 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一封準確的信。亨利帝爾歡喜準確——在他的一身中他從沒有弄錯一個哥畢，他從沒有弄錯一個號碼，他也從沒有加錯過，所以現在他們也寫一封準確的信給亨利帝爾了。這封信上更簽着「無價值的伊利查白。」諸位，我歡喜一個人在這裏。

漢森 你怎樣能够一個人住在這裏呢？我的親愛的朋友？

亨利 不要緊，我情願一個人在這裏。

加爾 如其你歡喜，我情願和你在一起。

亨利 不要，加爾，我不需要你。再會。明天我們大家在銀行裏相會。加爾，我要和你講幾句話。

(輕輕地)

這裏有錢，請你領他們到飯館裏，請他們好好吃一頓。

加爾 我可以和你握手嗎，亨利？

亨利 這可不必了，但是，也好，請緊握。

加爾 我是在緊握呀！

亨利 (微笑) 不，你再緊握一點。

加爾 我是在，你要什麼嗎？

(二人很奇怪地比較着他們的力量，其他三人很不安地望着。)

亨利 你有沒有用足你的力氣再用一點力。

加爾 我不能再緊握了。

亨利 那末我？（緊握加爾的手。）

漢森 不要這樣，亨利，放了他吧！

加爾 亨利，住手！

亨利 （微笑）那末我？

加爾 （面色變白，并且發出銳聲。）好痛，住手！你把我的手要折斷了。

亨利 你很強健，加爾。

加爾 我不歡喜這樣湊趣！

亨利 （面上很難過的樣子。）對不起，加爾，那真錯了。對不起。晚安，諸位。這門他自己會

關的，我不來奉陪你們了。加爾，我再請求你原諒。

（各人面上都現出躊躇的樣子，一個一個和亨利握手而出。祇剩亨利一人在室內盤旋。他身長，穿圓領的黑色外衣和襪縫分明的褲子——這是他平常的衣服。

一切都新而堅實，他的鞋子也堅實而新，他的五官很端正，面略黑，露出堅忍不屈的樣子，略帶小髭，粉壁匠的歌聲重作，亨利立定而諦聽。）

亨利 那又是什麼？誰在那裏？那是什麼？

（諦聽，忽用手猛擊大靠椅。）

停止！

（歌聲繼續着，這是一曲柔和，悲哀，單調的歌，亨利走近門前向外喊道：）

喂，你們！停止！離開你們的工作！回家去！

（他又在房內盤旋着，停止一刻後，又走着，狠不耐煩地望着那門。）

他們說這是『俄羅斯的悲哀』，什麼東西，『俄羅斯的悲哀』，世界上有沒有瑞士的悲哀那東西？如具有，我現在也可以感覺到了！誰亨利帝爾，誰無價值的伊利查白？還有誰呢？又是亨利帝爾，亨利帝爾——唉，我的上帝！

（歎息，吹噓，像一個牙痛的人，二粉壁匠驚怕着在黑暗中間溜出去，如像二個

影子)

且慢！以後不必再來做工了——時候已經黑暗了——你們也看不出甚麼來了。告訴你們的主人，無論如何，我再不要你們做工了。你們要跑到甚麼地方去？走這條路，那邊沒有路，門自己會關的。

(粉壁匠出去了。亨利在室內盤旋着，走向不希望到的壁角，摸着牆壁似乎找着一扇忘記了的門。他漸漸和黑暗混在一起了。)

那裏沒有路，這裏也沒有路。孤獨啊，伊利查白，伊利查白！孤獨！現在我可以破壞一切東西，把他打碎，把他摔在地上！

(把某件東西摔在地板上。)

我能够破壞——并且沒有人能够阻止我。我能够破壞一切東西。這是一張鋼琴。

(他用力擊着鋼琴，鋼琴發出回聲。)

他怎樣會響的！如其我再擊他一下呢？

(他又擊鋼琴，鋼琴又發聲。)

他怎樣會響的！當我拍着檯子的時候，他們怕了并且喊着：「亨利，亨利，亨利！」我想我應該用力擊他，因為我要傷我的手。他們又喊道：「亨利！」現在，現在沒有人噤了。我能夠打擊，我能夠破壞，沒有人會阻止我——我是孤獨的。我能夠從檯子上拿起手鎗對着我的頭放去。以後怎樣呢？於是我將躺在地板上一直到天明。於是有人要敲開我的門——誰？

(少停)

不！她已經嫁給人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已經嫁了——已經我的上帝！我永遠也沒有料到這一點。我將做甚麼呢？在這樣漫漫的長夜裏，我將去做甚麼呢？她已經嫁了——我怎樣去消磨這黑夜呢？時候還這樣早，黑暗剛才來。在這樣漫漫的長夜裏我將去做甚麼呢？伊利查，伊利查！

(少停)

不。

(少停)

(忽然間他的身體在黑暗中振動着并且能走非常快。)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經忘記了！我已經將這房子租定了三年，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愚蠢——我不能那樣，三年！好不羞恥，我雖已設備了一間育兒室，但是沒有那樣恥辱我的。唉，我的住房我的上帝！我已經買了樂譜放在鋼琴的上面，樂譜，我已經買了。是的，我當時想的是甚麼呢？我以為她一定會彈奏，而我呢，靜靜地坐在大靠椅上聽着，我會吻着她的手，也許那時也正和現在一樣，黑暗吧，我會拿着她的溫柔的手放在我的嘴唇上，怎樣？怎樣？

(靜默。在黑暗的中間可以聽到他的溫柔的聲音，并且充滿着渴望。)  
怎樣的長夜呀！怎樣的黑夜呀！利查！

(幕)



## 第二幕

### 佈景

和第一幕一樣，不過中間缺了一張餐桌。雖是一年已經過去了，但是這裏並無甚麼變動。這是晚上，電燈在燃燒着，加爾坐在寫字檯的旁邊盤問着男僕伊文。

加爾 我的哥哥平常在什麼時候回來？

伊文 他在飯館裏吃晚飯，八點鐘回家。到九點鐘或十點鐘他又出去，我不曉他幾時才回來。

加爾 你什麼時候回家去？

伊文 十點鐘。有時還不到這時候。他就打發小的回去了。

加爾 你在軍營中當兵的嗎？

伊文 是的，先生。在步兵營裏。

加爾 那好！你似乎很好。伊文，你對答又很靈敏。好！

伊文 願爲效力。

加爾 好！那末，他每晚一出去嗎？

伊文 不，一星期二次。其餘的日子，他住在家裏。他也許十點鐘後仍舊出去吧，不過小的

不大知道。

加爾 好。有什麼人拜望他？

伊文 沒有。

加爾 真的？

伊文 只有亞歷山大路夫先生常常到這裏來。

加爾 誰是亞歷山大路夫銀行裏的？

伊文 (微笑) 不是人家叫他做「飛克羅西」的那個。

加爾 啲！他們幹些甚麼？

伊文 小的不知道。

加爾 你真回答得希奇。你不是伺候他們的嗎？

伊文 白蘭地。

加爾 很多？

伊文 很多的。那是我們藏得很多的。

加爾 真的嗎？我認得那個亞歷山大路夫先生。伊文，你要留心些，他將來也許會偷一件

皮外套。

伊文 (微笑) 小的防備着他。

加爾 你真是好伙計。現在，伊文告訴我：你自己有打開外邊那扇門的鑰匙嗎？

伊文 是的，先生。後邊那扇門的鑰匙小的有二個，一個原是預防別一個失掉了用的。

加爾 好。那末，你能够把一個給我嗎？我有時要在十點鐘後到這裏來。我有時要一本書，沒有人替我開門。

伊文 小的還有些不敢。

加爾 胡說。我又不是亞歷山大路夫先生，會偷皮衣。這五個盧布我送給你吧。

伊文 謝謝你。但是我還有些懷疑。

加爾 胡說！這裏又是五個盧布。

伊文 這個是鑰匙，但是如其有變故發生呢？

加爾 自然由我負責。你真好！我歡喜聰捷的人。這裏又是二個盧布，且慢，誰按電鈴？

伊文 我想是亞歷山大路夫先生——這裏不會有別的人，請恕我。

（出，即刻入，背後跟着飛克羅西，伊文招呼着，并且微笑。）

亞歷山大路夫先生。

飛克羅西 (恭維狀) 晚安，帝爾先生。

(加爾在室內盤旋着，似乎沒有注意到亞歷山大路夫。)

我想亨利即刻就會回來吧。現在差不多八點鐘了。

(加爾靜靜地走着，在飛克羅西面前立定，狠狠地看着他。)

加爾 我真討厭你，飛克羅西君。我在六個月中間，每次來的時候，總看見你那鬼面。你常常到這裏打圈子幹什麼？你是警察局裏的人。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學生——你真使我討厭。

飛克羅西 那末你將怎樣他呢，帝爾先生？

加爾 我討厭他。「帝爾先生」是的，我是帝爾，如其你有一天偷一件皮衣的時候，哼，飛

克羅西君——

飛克羅西 你爲什麼罵我？你爲什麼使我難過？我一定要告訴亨利。我雖是在警察局

裏當差，但是我是一個老實人——我有人口衆多的家。

加爾 他也講誠實了！

飛克羅西 我要去告訴！

加爾 我告訴你，你在說謊話，誰會相信你，飛克羅西君！我已經厭倦了，我昨天晚上沒有睡好，請你告訴我幾段有趣的謊話。

飛克羅西 我不是說謊話的人，你自己去說吧。

加爾 蠢虫——蠢到不能再蠢的蠢虫，你真是任何才能都沒有的。蠢到這樣，連說謊都不會——真是可怕。此外你還有很大的家，觀儻的兒童——去愛他們，很和善地去措他們的鼻子。蠢虫，此外你還要裝出一種靈巧的樣子，還要大模大樣，大模大樣！我想他的老婆一定還打他呢——我從他的鬍子上就可以知覺，你的老婆打你嗎，飛克羅西君？

飛克羅西 我不想回答你。

加爾 我想你的老婆，一定是很骯髒的，你自己又不求清潔，飛克羅西君，我真討厭你，你

爲什麼像一條虫呢？我可以把你去掉——用除虫藥。我們不情願和你講禮節。這是怎樣謬誤呀！

（他又靜靜地走着，又在飛克羅西面前立定，很靠近他。）

你發氣嗎？請不要見氣。我是不過和你鬧笑的，請你有信我。你看也不要看我嗎？好，讓我來看你的小眼睛。——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好，我和一個婦人攪了一夜，所以我非常興奮；你懂了嗎？飛克羅西，我現在非常興奮！一個人在這種情境下自然甚麼話都說出來了。

飛克羅西 我沒有發怒，不過你爲什麼這樣侮辱人家呢？我沒有害過你。這是罪過，帝爾先生。

加爾 我是錯的，我已經承認了。告訴我，我的親愛的朋友，你和我的哥哥亨利常常在這裏幹些甚麼呢？

飛克羅西 沒有甚麼。以我的信用作保！

加爾 你這樣說，我自然沒有話說了，但是他幹些甚麼？每一個人都有事情做——我的哥哥亨利做些甚麼呢？

飛克羅西 我不知道，以我的信用作保！

加爾 亨利常常住在家裏，也不赴他的宴會，卻和你這種奇怪的人消磨他的晚上，你看亨利是不是有些神經病——雖不大卻也有一點？

飛克羅西 啊，不——我完全不這樣想，你我也許會有神經病，他是絕對不會有的！

加爾 和你讀講真有趣，你有這樣迷人的小眼，飛克羅西君，如其你不是清一色的下流種，那末我可以說一點也不了解下流種。

飛克羅西 又來了？

加爾 讓我們合起來幹一件事吧，飛克羅西君，你不要不要出產二萬盧布，二萬盧布，我想你像也不能想像吧？這裏是我的提議：說服我的哥哥亨利，用十萬盧布保壽險。

飛克羅西 我不了解你，我不曉得你還是在說笑話，還是不。



加爾 這是很明白的，像白天一樣。一共十萬盧布，二萬給你，八萬給我，因為我是他的兄弟，而且這主意是我出的。

飛克羅西 但是，爲了這一點，他就去死嗎？

（加爾笑。）

加爾 你真滑稽。

飛克羅西 但是他什麼會死呢？怎樣一個主意！亨利是一個強健的人。

加爾 （大聲笑：）你真滑稽極了。飛克羅西君！你應該到馬戲場裏去。你是一個小丑！

飛克羅西 我要去告訴亨利！你說什麼？你爲什麼像惡魔一樣騷擾我呢？惡魔！

加爾 （漠然：）你真是一個十分之十的蠢虫。你身邊有這樣的氣味——我想你不曉

得洗澡是什麼一回事。哼！去洗了澡再來。我給你幾個洗澡的錢吧。

飛克羅西 我要全盤告訴他，你看着吧！

加爾 （仍舊漠然：）不要多講，我真討厭你！我要去走，而且要去想，靜着——不要來攪

擾我。如其你哼出一個字關涉於那件事情，那末今晚我將告訴我的哥哥亨利，說你  
聳我叫他保壽險然後殺他。靜着！

(彼在室內慢慢走着。飛克羅西不做聲。走廊下有人敲門。幾秒鐘後亨利入內。)

亨利 晚安，加爾。你好嗎？  
晚安，飛克羅西。請坐。

加爾 謝謝你，你好嗎？  
亨利？

亨利 很好。你來了很久嗎？

加爾 才來。

亨利 你來是爲錢嗎？我想你的月薪還沒有到期。

加爾 謝謝你。我還有錢。況且我又收到了一個好徒弟。

亨利 你不要和我講禮節，加爾。我想以後每月多給你二十盧布。  
飛克羅西，昨日會議的

結果，他們答應每年多給我一千二百盧布。

飛克羅西 真的嗎？恭賀你，我從心坎中恭賀你。

亨利 經理先生很看上了我。

加爾 我也不必來恭賀你——這是自然的。昨天我碰到漢森，他告訴我，你已經是銀行中的理想人物了。他說他從沒見過像你這樣準確、不倦而且十全的辦事人。銀行裏的人都怕你。

亨利 啊，是的，他們都怕着我。當我走過時，他們做事的人頭都不敢擡起來。昨天因為有二個書記不守時間，被我開除了。是的，人家怕我也是有緣故的。

加爾 當然你不會開除我，我是在說笑話，亨利。但是我有一件事要鄭重地和你商量的——就是關於你這位朋友的事。

亨利 關於我的侍者，羅馬人常常這樣說的。

加爾 請恕我，是的，關於你的侍者，我曉得他的境況很不好。他有很大的家庭，但是他沒有方法，沒有才能來替他們想法。

亨利 那？

加爾 我不要再多的錢。請你大量些。亨利，將每年二十個盧布就給了他吧。我很鄭重地請求你。

（少停，亨利很注意地看着他的弟弟。加爾是莊嚴而且平靜。）

亨利 好好，飛克羅西，你聽到他說的嗎？謝謝我的兄弟加爾，現在你每月可以從我這裏領二十個盧布了。

飛克羅西 （不知所措的樣子。）我真想不到——我的上帝！謝謝你，帝爾先生，我不能表示我的——但是用我的全家的名義——！

（感激欲泣，兄弟二人望着他。）

加爾 （輕輕地向着其兄。）他興奮了。（大聲。）好，晚安，亨利，晚安。你今大晚——不出去嗎？

亨利 不，我還有約。晚安，加爾。門自己會闔上的。

（加爾出。亨利等着門闔了之後，他的面與他的手嘲笑地表示出門怎樣會闔

的情形而且大聲地笑飛克羅西用着恐佈的形狀望着他。

飛克羅西 你今天晚餐席上飲了酒嗎，亨利？

亨利 我在晚餐席上常常飲酒的，如其加爾不是我的兄弟，我一定會說加爾是一個——蠢虫。

（笑）他們多給我了 千二百個盧布！他們說我是理想的。飛克羅西，他們在銀行裏還怕着我！

飛克羅西 （諛諛地笑）真聰明，亨利！我真奇怪，你怎樣幹的，你開除了二個書記的，確嗎？

亨利 是的。

飛克羅西 但是我很替他們擠憂，他們不是也有家嗎？

亨利 無論他們的境遇怎樣，我不能容納不準確的人，他們的開除實是應得的。

飛克羅西 那末，給我二十個盧布的事怎樣呢？那是真的，還是不過說說的？

亨利 你是一隻兔子——一隻胆小的兔子，我不是說說的，你以後每個月可以得着二十個盧布——但是不能長久，不能長久，飛克羅西（笑）那些愚蠢的人在銀行裏怕着我，我要從他們那裏偷一百萬盧布，他們還怕着我！我要從他們那裏偷一百萬盧布，他們還說：『亨利帝爾是一個沒有缺點的辦事人，他是理想的。』這不是滑稽嗎，亞歷山大路夫？

飛克羅西（莊重地）我不相信你會偷錢，亨利，這不過是你用得來試探我的，沒有別的，對不起。

亨利 你以為我那樣忠實嗎？

飛克羅西 我不相信甚麼，我祇能說以你這樣的才能在銀行裏要用多少就多少，不要說一百萬，就是二百萬也很容易，但是——

亨利 說偷，飛克羅西老實說——偷！

飛克羅西 偷——更壞了！但那是什麼意思呢？那是什麼意思呢？亨利，我眼睛裏含着淚

請問你，把他解釋給我聽，不要絞我的頭腦，不要苦我！他們現在多給了你一千二百，不久他們還要增多——亨利，你是我的恩人，但是我絕對相信，你是和和我湊趣。

亨利 蠢虫，飛克羅西！

飛克羅西 我常常聽到蠢虫二個字，但是你不能嚇我，無論如何我不相信你的計劃。我的上帝！你爲什麼和我講到那樣的事呢？我是你的那一種朋友呢？你有內閣總理的心腸，我是甚麼呢，不，我絕對斷定你是在和我開玩笑，你不過在扮演，像在做戲一樣，你決不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亨利 你這蠢虫，飛克羅西！你們都是蠢虫，而且你們沒有一個曉得亨利帝爾是有偉大的靈魂的，我有偉大的靈魂！我的靈魂住在皇宮裏，不在這育兒室的窗子面着太陽的愚笨的住宅裏！但是讓他們自己去欺騙自己吧——以爲我看了那些迷夢的蠢虫就快樂的！

飛克羅西 我不情願曉得他，我不情願去曉得，你聽到嗎，帝爾先生，還是不我不情願再

聽到他。在這六個月內，自從你告訴了我，我一夜也沒有睡着——請相信我！

亨利 你爲什麼應該睡呢？

飛克羅西 你說什麼？我的生活是向來沒有人注意的。

亨利 你爲什麼應該睡呢？我在晚上也沒有睡過。唉，我睡得太久了，但是現在我醒了。你

在晚上看見那爲了我而照着的太陽嗎？那是我的太陽，我已經覺醒了。亨利帝爾，他是

歡喜守時的，他是曾經把愚蠢的音樂譜放在鋼琴上的，他是曾經把這住房定租三年

的，十年的，一百年的——亨利帝爾已經醒了！你情願我奏『狗的跳舞』嗎？聽好，我要

爲你奏『狗的跳舞』。

（他又像從前一樣，用着莊重的，呆板的，感動的態度彈着他。於是他笑了。）

亨利 你聽着嗎？

飛克羅西 我已經聽了。今天晚餐時你一定喝了酒。

亨利 我在晚餐時常常喝酒的，我已經和你說過了，但是我想你也須喝一杯來清醒你



的笨腦筋。

(按電鈴。)

我們現在喝一杯白蘭地吧。

飛克羅西 (笑着, 很感傷的樣子) 現在我又相信你了。你怎樣說, 一杯白蘭地。

亨利 不要這樣大聲。

(伊文人。)

伊文, 給我們一點白蘭地——或者——也好——給我們一點瑞士的蜜酒, 快些!

(伊文出。)

你歡喜瑞士的蜜酒嗎?

飛克羅西 我崇拜瑞士的蜜酒, 但是那有什麼用處呢? 我看不出他有什麼用處。

亨利 他的用處就是你飲白蘭地與蜜酒而亨利帝爾用他的算術欺騙那批蠢虫。他的

用處便是——我要你注意——二星期之後, 我將帶了一百萬盧布逃往別處。我不告

訴你那確定的日子。

飛克羅西 我爲什麼要曉得確定的日子呢？但是你怎樣會去，如其你外國的護照都沒有？

亨利 我已經有了，但是聽好：昨天我又去考察鐵道的地圖，我發現了我原來從士都亨出逃的計劃靠不住，那樣，在士都亨或是在美謀二地，我會被捕，我很細心，一切事情我都預知，我現在另有一個計劃了。

飛克羅西 什麼計劃？

亨利 我不告訴你。

飛克羅西 就是你告訴我，我也記不住，你不是已經告訴我了許多嗎？但是你告訴我之後，我立刻忘掉，怎樣一個蠢呆的頭腦！你今天晚上又要去考察地圖嗎？我狠歡喜他——那真有趣，把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亨利 不要這樣大聲，伊文來了。

(伊文持蜜酒入，安放桌上。)

伊文，你現在可以回家去了，我今晚上不再需要你。晚安，伊文。

伊文  
晚安。(出。)

亨利 飲呀，飛克羅西，清醒你的腦筋。這是上等的蜜酒！

飛克羅西 如其能清醒我的腦筋呢！今天我一個小兒子生病——是否麻疹，我可不知道——我從家走出來了——那裏我沒有什麼事情做，真是一個好父親！

亨利 今晚我要到你的骯髒的小旅舍中去。今晚我要痛飲，要多說話，要多見人，但不是愚人！飛克羅西，你曉得伊利查白曾來過二次，並且敲過這扇門嗎？

飛克羅西 不真的嗎？她曾經親自來過嗎？

亨利 是的。第一次她是被伊文打發走的，第二次我自己替她開門，我這樣舉起我的手向她說道：『走開！』她說：『饒恕了我吧。』我向她說：『走開，愚蠢的伊利查白！』於是我把我的門關閉了。

飛克羅西 (飲而笑) 我可憐那些婦人，她們是愚蠢的，但是你會經愛過她嗎？

亨利 不！今天晚上我們要到你那小旅舍裏去——我歡喜那小旅舍裏的人！

飛克羅西 很好，那末，讓我們去吧，我一切都預備好了。

亨利 並且我也歡喜你，和你在一起，我能夠講，像我是孤獨的，同時我又不孤獨的，因為你有耳朵，但是我是孤獨的，因為那些是驢子的耳朵，但是你是好滑的——你是非常好滑的小動物。

飛克羅西 我怎麼會好滑呢？你說什麼？我從前曾經夢想做一個偵探——為什麼在我鼻子近邊的人都會逃掉呢，有時我竟注意也沒有注意到咳！(飲)

亨利 不，你是一隻非常，非常好滑的兔子，我能夠看出，你曾經爲你自己打算騙你爹，想做一個蠢虫嗎？哼，你這下流種，但這沒有什麼要緊，因爲天使已經預先警告我了。  
這沒有什麼要緊！

飛克羅西 不要說他——你真能曉得一切火車與一切輪船嗎？

亨利 一切。

飛克羅西 你想一切？我就是找電車的本事都沒有，我常常弄錯——你真能只要二張紙就可以得到一百萬嗎？這令人難信！

亨利 只要二張。

飛克羅西 這樣能幹呀！那末你要怎樣的紙呢？

亨利 你用不到曉得他，你還愚蠢的飛克羅西。那是多事，但是大約在二星期之內，將有某個紳士乘在某隻輪船之上，而他的袋裏放着一百萬盧布——乘在某隻輪船上的某個紳士，將這樣地舉起他的手——將他伸向遼遠的海岸并且喊道：再會，遼遠而且愚蠢的海岸！再會，育兒房面着太陽的住宅！再會，被呪咀的，死的而且被埋葬的亨利帝爾，那個愛條理的飛克羅西，你歡喜我和你握手使你的手骨都折斷嗎？

飛克羅西 不，我不歡喜這種玩笑，亨利。

亨利 帝爾先生，不是亨利！如其我再看見你對我表示一點不恭敬時，飛克羅西，我的老

友，亨利帝爾的唯一伴侶，我不但將折斷你的手，我將要把你全身的骨頭都弄成粉碎。你聽到嗎？

飛克羅西 這是不會的。我怎敢對你表示不恭敬呢？我的上帝，我真是毫不知趣的嗎？

亨利 說得好！喝乾你的杯子，然後讓我們到你的小旅舍去。在那裏你不要做聲，只管飲酒。直等到你的眼睛發青，我呢，我也要飲酒，笑，擊桌，談講到那個愚蠢的死的亨利帝爾來！

飛克羅西（起立）我想問你一件事，因為你是那樣和善的。當然我是已經結了婚的人，但是我們何不到離開會下不遠的某所房子裏去呢？那裏也有許多嫵緻的婦人，有許多還很聰明呢。真的，我想這於你又是很合宜的。

亨利 愚蠢而又俗不堪耐，你真是渺小的惡漢，你真是——一隻兔子。來！

飛克羅西（乾了他的酒杯）去吧，好，那末我們幫不到那邊去，我決不是甚麼惡漢，我

不過是一個不幸的人，如其我的兒童有病呢——我就來了。

亨利 擰滅那電燈。

（他們擰滅了電燈就出去了，舞臺上空了一刻。於是通別室的門慢慢開啓，可以聽到小心的細語，由街上的電燈光射出兩個人影，在室內走動，更可聽出婦女的

自制的笑聲。）

加爾 （大聲而且堅定）這裏沒有人，他們都去了，你可以進來，不要怕。婦人的聲音 喲，我把我的膝蓋掃傷了。（笑）我們在這裏像賊一樣的。

加爾 我找不到那機關，我想在這裏，且慢，利查，在我沒有點燈之前不要走動。

伊利查白 不，不要點那燈，等一下，我現在坐在大靠椅上，但是我不曉得我在什麼地方。這真有趣，我們像賊一樣在人家的住房內，他們也是坐在大靠椅上，並且這樣願盼的。

讓我們自己相信我們是賊吧，加爾。（帶笑諷的聲音又用恐嚇的細語）讓我們殺掉，並且搶劫你的哥哥亨利帝爾吧。

加爾 我毫不想玩耍，但是不把電燈擰開，不是很蠢嗎？你在什麼地方？我看不見你。

伊利查白 這裏。

加爾 什麼東西我都看不見，利查，我要睡着了，如其再有像今晚的一晚，如其再有像今天的一天，我一定會在走路時睡着，奇怪！你不疲倦嗎？

伊利查白 （輕輕地笑）不。

加爾 但是我——（打呵欠）你曾經使你的丈夫睡着嗎？

伊利查白 我的丈夫——是的，但是我們什麼東西都看不出怎樣有趣呀，我不曉得你坐在什麼地方，這是什麼地方，我怕在亮光中間看着他，我到這裏只有二次，那時還沒有完工，但是亨利和我說怎樣就可以完工了，告訴我——不，不要開那電燈，只告訴我——這裏，在鋼琴的上面，有兩張圖，且慢，讓我回想一下，是的，這是妻多汝的頭與什麼人的『合奏』——是的？

加爾 不，這裏沒有圖。

伊利查白 地毯呢？



加爾 這裏沒有地毯。

伊利查白 在壁角內的大靠椅呢？

加爾 我不曉得。我告訴你吧，亨利沒有使這住屋完工。我已經討厭他了，利查。你爲什麼把我拉到這裏來呢？你在這裏要什麼呢？

伊利查白 我要他。

加爾 如其這不是你照常的愚蠢呢，那末這是顛倒的幻想。這是我所不了解的，這不過是無味吧了。如其在這已破的室內要落幾點眼淚，是你今晚上要做的事件中之一，那末請你原諒我——我就要睡着了。

伊利查白 我記不起亨利的相貌了。他像不像你？我回想不到他的面目了。

加爾 晚安。我要睡着了。

伊利查白 你這個人真討厭。我真奇怪：以亨利那樣忠實而又可敬的人會有這樣一個靠不住的兄弟。

加爾 所以你離開了忠實的亨利，而做靠不住的加爾的夫人嗎？是嗎！

伊利查白 照你看來，我也不過是——

加爾 也是什麼？起初你和你的丈夫背亨利，現在你和我背亨利，又背你的丈夫。當然的，你的丈夫是一個呆子，但是究竟——並且你還供給着我。你曉得，那並不是有甚麼特別的道德的。

伊利查白 擰開那燈。

加爾 這就對了。（尋找着機關。）利查，我不曉得你爲什麼這樣討厭着我。你剛纔不是悲劇式的說「討厭」嗎？哦，你在那面！

（擰開了燈。伊利查白坐在近鋼琴旁的一隻大靠椅上；她用兩手遮着她的雙眼，因爲光的忽然射出。加爾又重新坐下，疲倦了，眼睛對燈光瞬着。）

我是便利的，因爲你能够和我說任何東西，做任何事件。哦，怪東西！他們曾在這裏飲蜜酒呢。那樣使得這張圖畫更有生氣了。飛克羅西君辦理他的事件真辦理得好。蜜

酒！

（伊利查白放下她的兩手，然後驚恐地查看着這間房子，她帶着金鋼石的耳環。她是美麗的。）

伊利查白 這真可怕！這真可怕！

加爾 這不過是無味吧了。

伊利查白 不，這裏似乎曾經犯過一樁罪案的。一樁罪案是在這裏犯了的。我是暗殺的婦人，加爾！

加爾 瞎說！婦女的神經！但是這裏確有某種東西——一種有趣的味道。犯罪！這個字應該留心地讀出。這是有奇異的效果的。唉，惡魔會找他。這扇門——他有鑰匙，他在任何時候會回來。我們去吧！

伊利查白 且慢。我還在看。我愛他！

加爾 無疑的。你有這樣好的金鋼石。利查！

伊利查白 我愛他。從前我爲什麼那樣呢？那是不必要的，那是完全不必要的。我有很多  
的錢，但是我不需要他，我完全不需要他。但是在那個時候我要錢——或是我不要錢  
呢？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加爾，我明天給你一萬盧布吧，如其你歡喜。

加爾 我要。

伊利查白 我給你二萬盧布吧，如其你歡喜。

加爾 不，你不會給我那麼許多，我的親愛的。就是一萬你也不會給我，但是這一次的拜  
望你要給我五千吧。我知道你，我的親愛的。但是我並不訴苦。我已經滿足了。（不安  
甯地走着。）利查，我的神經要破裂了。（伸欠着。）我們一定要弄點事做做，讓我們去  
坐在汽車上像發瘋一樣的驅駛吧。來，那時我將吻你的耳朵——你有那樣好的耳朵。

伊利查白 耳朵或是——耳環

加爾 都要。你是這樣靈巧的。

伊利查白 走開。你敢！

加爾 我敢現在這一下（親她的耳）

伊利查白（嘲怒着）加路希！

加爾（立刻走開并且發怒着）請！

伊利查白 加路希！加路希！

加爾（面變慘白）我已經求過你不再喊我那愚蠢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加爾不是加路希。請牢記！

伊利查白（雖也面色變白，但是仍舊笑着）加路希！你不過是加路希！

加爾（作凶暴狀）但是我求你——當真的！別的你都可以喊我，我不會恨你，但是我不能忍受這個綽號。你聽見嗎？請不要鬧我，請不要鬧我！

伊利查白 如其我喊你——加路希，你又怎樣呢？

加爾（慢慢地）怎樣嗎？我的哥哥亨利，他要犯暗殺伊利查白的罪。我要扼你的喉，請着！

伊利查白 (退後，細聲說) 加路希，加路希，加路希！

加爾 (走進一步，輕聲地說) 請住口，好嗎？最後的請求——

伊利查白 (藏於大靠椅的背後) 加路希

(加爾不聲不響地走近她。伊利查白向後倒退，她張大了的眼睛釘住着他。忽

然間她停住而靜聽。)

莫做聲。(驚怖。)

有人來了。

加爾 (亦驚) 那裏啊！

伊利查白 腳步聲。

加爾 不是。

伊利查白 有人在那扇門的後面。

加爾 那裏？

(二人面色均變慘白，側着身用心地聽。少停，電燈仍舊燃燒着。)

(幕)

### 第三幕

佈景一：

夜霧。彼得格勒一條運河的邊上。遠地裏有燈光。前面的鐵門可以分明地看出，鐵門的外邊爲運河，運河的那邊黑暗包圍着，後面有大的房子顯出模糊不清的輪廓。這裏，那裏的窗上，有燈光照出——光非常模糊并且不動如黃色的豆。

亨利與飛克羅西斜倚在那扇鐵門上談論着。亨利吸着雪茄。

亨利 你醉了，飛克羅西，你絕對的醉了。你的眼已經發青來。



飛克羅西 我不去了。

亨利 要我喊一駕馬車嗎？那樣，你就用不到拖你的足。

飛克羅西 我不要。

亨利 我將再給你喝白蘭地。

飛克羅西 我不要了。你自己喝醉了。我不再到你的家裏去——讓我一個人回去吧。我不要了！

亨利 不要呻吟。

飛克羅西 我並不在呻吟。（少停。）讓我去吧。我情願跪在你的面前，如其你願意。我情願跪在你的面前，但是讓我去吧，不然我又要喊了。

亨利 亞歷山大路夫！

飛克羅西 我不去了。爲什麼你要帶着我走（叫喊）我隱藏着，但是你把我找了出來——

——我再不能忍耐了。我再不願到那房子裏去了。我不要白蘭地，我要家去——我的妻

子等着我啊！

亨利 你醉了，不要叫喊，這是愚蠢。聽好，你忘記了你所要做的是嗎？試回想一下！回想一下！你不是當我拿了錢逃出的時候打算告發我——想得到三分之一嗎？那樣就可以使你致富——富！回想一下！

飛克羅西 是的，我從前確實打算那樣，但是我現在不情願那樣做了。我被你的地圖弄得頭腦子都發昏了；我開始覺得我是一隻嗅覺銳敏的獵狗。我奔跑着，奔跑着，但是我不曉得我在奔跑的是甚麼地方。我要呪咀和你在尼夫斯基相會的日子——我那時很快活——我以為找到了一個好朋友！

亨利 是的，那日子是應該呪咀的。你說的很確切。到我的家裏去，來，那裏是很好的。你忘記了嗎？我們將點起所有的燈，我將喝幾杯白蘭地酒。

飛克羅西 我不去了。這是我最後的話了，蒂爾先生。

亨利 叫我做亨利。

飛克羅西 我不去了。不論你帶一百萬，或是——惡鬼，你一起帶去惡鬼！

亨利 很好，我將要跑了。再喝一杯，這是白蘭地。

飛克羅西 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從瓶內喝酒。）很好，你呢？

亨利 我也要喝。（喝酒。）

飛克羅西 （笑）好的同伴！如其銀行裏的夥計看見你現在這種樣子——怎樣可笑！

唉，上帝！

亨利 （輕柔地笑。）他們現在正好睡，他們夢裏還看見亨利帝爾忙着他的賬呢。可是

亨利帝爾正和飛克羅西喝着白蘭地呢。

（二人都笑，搖蕩着。）

飛克羅西 我們在什麼地方？我不曉得這地方。我們在什麼地方，亨利？

亨利 這是加太林運河。那是霧——霧裏是水。你要吐痰到水裏嗎？

飛克羅西 要的。（吐痰。）那是什麼呢？

亨利 那是那邊房子上有亮光的窗子，有人纏着。

飛克羅西 我想只有我們是醒着的，你還有白蘭地嗎？我還要嗎？一點，我覺得冷。

亨利 到我的房裏去吧，我將再給你喝，那裏有一張小圓桌，在那桌子上有白蘭地，有蜜酒，你歡喜蜜酒嗎？

飛克羅西 （遲遲執着不肯去，但是已經變軟了。）

我不去了，不是你現在立刻逃走，或是——你爲什麼不逃走呢？你是怎樣的一種賊呀？請相信我，我要自己投河了，上帝呀，我要！

亨利 哼，奸滑的小動物！你們都是奸滑的動物，你想比亨利帝爾更其奸滑嗎？但是你不夠，他會欺騙你，飛克羅西！我不過敢笑而已，你也許能夠日夜跟着我跑，但是你不夠，我會完全失掉你的理性，你的眼睛會變成黃色，你會在地板卜號叫，但是你不会追着我！

飛克羅西 我的眼睛現在已經變成黃色了，并且你也醉了。

亨利 蠢虫！我不會醉，我喝他——（把酒瓶投入河內）——他變成火，他燃燒像火焰。我的胸中充滿了火！

飛克羅西 我也許會逃走二十次。

亨利 哼，是的，你也許會逃走二十次，蠢虫也許會逃走二十次——警察也會二十次捉到那蠢虫！我現在等待着，我想着而且等待着，唉，我定了計畫，而又把他推倒，這樣地連續下去，使我逐漸厭煩了，但是不久我將要有一個推不倒的計畫——於是我將要不見了，一，二，三——去！

（吹着他的手指。）

亨利 帝爾在那裏？不看見了，對不起，他戴了魔術的帽子。飛克羅西！你能夠追到幻影嗎？

飛克羅西 現在我又相信你了，你真是惡魔——一個惡鬼，我還是家去的好。

亨利 相信我，請相信我！我有一個奇特的心能夠洞察一切，你說這是霧，我告訴你這是

翅膀亨利帝爾要駕着飛去的我有一個奇特的心當人家睡着的時候他會思想他想  
的甚麼呢？一切唉，我看見了怎樣的夢，我是怎樣快活的人（高興地笑着）對不起，我  
推了你。

飛克羅西 不要緊，亨利，那算甚麼呢。

亨利 那是不恭敬的，對不起。愚蠢的人問我，你整天幹些甚麼，你常常孤獨的爲什麼，我  
還沒有足夠的日子與晚上去思索呢！思索！思索！他們帶我去看好玩的婦人，他們帶我  
似乎我生了病要醫治的樣子，這樣好嗎？亨利帝爾？於是我向他們說，很好！什麼希奇的  
胡鬧呀！（笑）

飛克羅西 （也笑）那些婦人好看嗎？

亨利 你這蠢虫，像我是需要過婦人似的，爲了一點點東西，我能不道德嗎——怎樣愚  
蠢呀！聽好，我現在二十四歲了，我也許會再活三十四年——如其我老了又怎樣，這沒  
有什麼關係，羅馬的教皇都不是到了老年才做教皇的嗎——那沒有什麼關係——

在美洲——不論我在任何地方，不論那個從亨利帝爾的麂皮內鑽出的人在任何地方——在美洲我將把我的一百萬去投資，我曉得怎樣去管理金錢，我有一個計劃，我已經想了好久了，我對甚麼東西都去想，並且我曉得幾次轉動就可以在五年內弄到一千萬，那好嗎——一千萬！

飛克羅西，怎樣的一個問題！

亨利 不，飛克羅西，那還不好——一萬萬，二萬萬——那就好！於是我能夠生活了，於是我能够自娛了，靠了這一筆錢，我可以有無數的皇宮，我可以買無數的婦人，我可以做無數白癡的恩人，如具亨利帝爾還是愛好華雜的我——於是我可以自娛了！我將自娛了！

飛克羅西 我不要放我走，亨利，我的親愛的伴侶！你爲什麼用手拉我，放我走。

亨利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老友！你一定要愛我，我有一個奇特的心。

飛克羅西 我愛你，我愛你！

亨利（側向他，輕聲說：）靜默！你曉得我，亨利帝爾，是一個罪人嗎？我是！

飛克羅西 真的嗎？最後，謝謝上帝！

亨利 你只能想到錢嗎？這不是錢，這是婦人——這是兒童，他們還恐怖地喊着，「亨利，亨利！」這是活人的睛囊，這是欺騙，這是詐背，這是嘲諷，錯誤，殘酷——還有別的吗？還有亨利所沒有試驗過的嗎？

飛克羅西（昏迷狀）放我走。

亨利 我們就有白蘭地喝了——你歡喜白蘭地，或是蜜酒，我親愛的亞歷山大路夫，我要給你蜜酒，是的，任憑你要多少。

飛克羅西 又是蜜酒？我不要。（粗暴地）你什麼時候幹這些事情的？你在說謊，你沒有足夠的錢幹那些事，我不願再聽到這種無意味的話，那已經夠了！

亨利（快樂地笑：）我在預備，我一定要知道一切，他們在學校裏怎樣教我們的，你記得嗎？我在預備，我在畫圖，我是一個有名的圖畫家，我已經成功了一切！



飛克羅西 放我走。

亨利 莫做聲，不然我將丟你到河裏！我已經成功了一切。他們——這些人民——他們只知道犯罪的肉體，但是我，亨利帝爾，我曾經探進了他的靈魂。唉，我怎樣了解暗殺的

靈魂呀！

飛克羅西 我要喊一個警察來。

亨利 不要動，你這蠢虫！

飛克羅西 (大聲) 啓——

(亨利塞住他的嘴，略有爭執之後，即少停。只有飛克羅西恐怖的喊聲與亨利沉重的呼吸聲可以聽到。)

亨利 但是我不過和你開玩笑呀。你是這樣蠢的。我不過和你開玩笑，你懂得了嗎？你現在不要叫喊了，好嗎？

飛克羅西 不，我已經受了傷。

亨利 自然，自然！你以為我當真和你說，所以你就怕了。不要這樣顫抖，不要顫抖。你是一隻可憐的小兔子，我是一隻狼，對嗎？（笑，做成和善狀。）我是一隻猛狼，不是嗎？

飛克羅西 我很歡喜你，亨利——你是我的恩人，我為什麼要喊呢？（潑泣。）放我走，我凍僵了，我也許受了傷寒。

亨利 是的，是的，霧氣這樣大，你也許會受寒，我親愛的朋友，你的身體很不好，你一定不要顫抖，不要——我們須立刻回去，我們就去吧，你不願意等一刻嗎？我還要等一刻。

飛克羅西 我就要回去。

亨利 哼，你這愚蠢的小動物！他在顫抖呢！但是我們將要用熱的蜜酒，用極其熱的蜜酒，溫他轉來，並且我們還要奏一曲音樂，你歡喜音樂嗎？

飛克羅西 我歡喜，有人來了，讓我去。

亨利 （笑）那是森林之王，飛克羅西。「那小孩，全身顫抖着，抱着他的父親。」誰在來呢？誰要碰傷我的小兔子呢？（笑。）那沒有什麼：那是戴大帽子的婦人，那是美麗的歌

女，你今天晚上將爲唐皆（Don Juan）呢！（唐皆西班牙武士名——譯者）

飛克羅西 不。

亨利 是的，是的，你曾經自己說過好，微笑，微笑——你真漂亮！

（戴大帽子，冠毛因受浮而垂下的婦人從霧中不聲不響地顯出。）

亨利 晚安，美麗的女士，你可以告訴我，你爲什麼在這樣不好的天氣裏出來嗎？

（那婦人不做聲地望着二人。）

亨利 （笑）不要不做聲，飛克羅西，你一定是一個慫慫的勇士，問她，你今天晚上是唐

皆了。

飛克羅西 叫我拿什麼話去問她呢？你不怕一個人走嗎，小姐？

亨利 （笑）他說你不怕一個人走嗎？好！現在讓我們聽聽這位美麗的女士的答語，好！

（那婦人笑着并且擺動她的手。）

婦人 晚安，朋友們，你們是在對我笑或是不？你們立在這裏，這運河邊上幹什麼？你們是

等我嗎？

亨利 她問：你是在等着她嗎？好，飛克羅西，快回答她。她是一個漂亮的婦人。

飛克羅西 我應該怎樣回答？你是這樣奇特的，亨利！讓我們坐上馬車，就對了。回答有什麼用處呢？

亨利 （高興地）那也好！你看他多勇敢！

（二人均笑。那婦人想了一下，也笑。）

婦人 你們喝醉了嗎？你們為什麼立在運河邊上？我凍僵了，我要家去。現在什麼時候了？

飛克羅西 快樂者不問時。亨利，我說了甚麼？快樂者不問時！

（大聲笑。亨利也笑，拍着飛克羅西的肩。）

婦人 如其你們是那樣的快活的，使我也和你們一起。我也快樂。我的朋友替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快樂的佳尼』。我無論到甚麼地方都帶着福氣。他們都稱讚我。來，我們為什麼立在這裏呢？在我帽子上的鳥是怕雨的！

飛克羅西（笑）快樂者不問時？什麼？佳尼，你想些什麼呢？

亨利（稱許狀）是的，是的，飛克羅西，你放肆了。但是我們一定要問問這位女士的價值。

婦人 那什麼意思？你不是在說無意義的話嗎？讓我們去，就對了。

亨利 飛克羅西！那問你價值的是亨利帝爾。他恐怕你的價值太高。

婦人 啊，絕對不。

亨利（笑）是的，他怕了。但是，我們不要怕，隨我們來吧，快樂的佳尼。現在我們都快樂了。

飛克羅西 都！我歡喜他。你帶他。佳尼，你歡喜白蘭地嗎？

亨利 自然，她隨着我們來了，自然。那裏我們將有白蘭地與熱的蜜酒。來！

婦人 但是你們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我怕陌生的地方。

飛克羅西 我們都是和善的人，佳尼——不害怕。亨利，我可以和她攜着手走嗎？佳尼，你

的手呢！啊，這樣纖巧的手！

亨利 你真是唐皆了！來，我將爲你們的保護者去，我的親愛的兒子，我就跟着來。

（二人先走，亨利後隨。）

婦人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飛克羅西 你愛我嗎，佳尼？我是一個和善的人。

（河邊現出荒涼霧夜。）

佈景二：

同一晚上，幕起後，看客可以看到亨利的未完成的住房，室內連明，檯上放着白蘭地與蜜酒。

亨利，飛克羅西，與『快樂的佳尼』都坐在檯邊喝着酒，他們已經喝了不少，飛克羅西已迷醉，沒有穿外衣，祇有骯髒的襯衣與破碎的小衣，婦人的腰帶已半解，但

是她還帶着她的大帽子，那放着溼的羽毛的。

亨利 再飲一杯，佳尼，請，並且吃了這只梨。

婦人 多謝，我覺得不舒服，你是主人，但是你自己什麼也不喝！

亨利 啊，不，我也在喝着，請，祝「快樂的佳尼」的健康。

飛克羅西 我也祝你健康！

婦人 我要喝醉了，好，這一杯祝愛的人的健康！

（三人都飲。）

婦人 我想喝一點檸檬，你這所住房共付多少錢？

亨利 一千二百。

婦人 連着小費。

亨利 啊，是的，連着小費。

婦人 這並不貴，而且有好鄰居，好——（向飛克羅西：）什麼？你爲什麼拉我？

飛克羅西 佳尼，去掉你的帽子！

亨利 飛克羅西，你對婦女太不恭敬了，你應該注意她，你不應該拉她。哈！

飛克羅西 叫她把帽子去掉，告訴她，佳尼，去掉你的帽子！

婦人 你要我的帽子幹什麼？讓他乾，放在頭上容易乾，你又不想替我買一個，無論如何，亨利，並且不要拖她的頭髮！

婦人 這不要緊，我們因為講得太親密，所以他鬧我，那並不貴，一千二百個——一點也不貴，但是你應該租出幾間，把他們空着做甚？他們空着啊，你又把我的杯子滿了，你真快！

亨利 祝你的健康！

婦人 我的身體很好，真的，你的房子空着啊，而且又是很好的房間，任何人都要——要房子的人那樣多，而這裏反讓他們空着，在門前貼出綠色的紙條說「有房子二個出租。」



亨利 並且還要說窗子朝陽，那很要緊。

婦人 窗子朝陽，爲什麼不說呢？快寫出去，不寫，底下人也會寫。你不要急。你自請廚子，還是在飯店裏吃的？

亨利 在飯店裏，你曉得，請廚子很不方便。

婦人 啊是的，有時你請了廚子很不方便！但是，啊，你們這種男子，一點也不曉得怎樣去生活！對着你看就要發笑！

亨利 再飲一杯！

婦人 多謝。你想這不是太多了嗎？我想喝一點檸檬。（向飛克羅西）又來了！你這人真討厭——你要什麼？

飛克羅西 你和我來的，不是和他告訴她，亨利！

（亨利與婦人都笑。）

婦人 當然和你和好，把你的嘴唇給我，我要和你接吻——不要發怒。

飛克羅西 我不要。你一定愛我，聽到嗎？

亨利 他妒忌了。飛克羅西，你不是吃醋嗎？

飛克羅西 吃醋，你想想看。啊，你這多嘴的小山羊。

亨利 他是一隻妒忌的兔子！

婦人 啊，你這愚蠢的飛克羅西！看，就是你的朋友也在笑你，他在想，蠢蟲，而且你的鬍子像一隻山羊的啊，你這小山羊！

（敲着飛克羅西的鬍子；他高興地笑着。）

飛克羅西 讓我們去佳尼

婦人 不，我不要你真吃醋嗎？你真吃醋嗎？你這小兔子，我也不過和你開玩笑。現在我們

再飲一杯，再飲一杯，飛克羅西！

亨利 她愛你。

婦人 自然我愛他，他是那樣的有趣。你這失神的蠢蟲，你爲什麼把酒潑在檯布上！你還

要潑到衣服上去呢，那是要洗的，留心（向亨利）我們潑開得太多了，對不起！

亨利 不要管他，那沒有什麼要緊，請吃這隻梨，你爲什麼不用點菓子呢？飛克羅西，請用點。

飛克羅西 我在吃啊，他是很和氣的，佳尼，他是很和氣的，是嗎？

婦人 他是主人，但是他一點東西也不動。

亨利 啊，不。

飛克羅西 我很愛你，亨利，我很愛他，佳尼——他是很和氣的，我很曉得他，他叫我『亞

歷山大路夫』——我就跑到他那裏，你不能離開他——啊，你不能離開他！

婦人 啊，我這樣坐得倦了，我可以坐在那牀上嗎？那裏軟得多。

飛克羅西 我也要坐下。

亨利 當然的，請坐吧，亞歷山大路夫，你爲什麼不扶持她呢？

婦人（笑，迷醉地）或者我就要去洗碟子，我是這樣愚蠢的，別的人什麼事都能做，但

是當我酒喝得太多時，就想去洗盤子，擦刀子和叉子，這是很可笑的，我洗得很少，但是碰碎的卻有一大堆。

亨利 如其這能給你快樂呢——

婦人 啊，不，我還沒有醉啊，那很好。（坐床上。）——你，小兔子，坐下來，我講一只故事給你聽。有一次有一隻小兔子——他的耳朵很長——啊，那樣長！

（她擦着飛克羅西的手，他笑，她就縮回她的手，亨利遠遠地望着他們，他不做聲，似乎他不在那裏。）

飛克羅西 你愛我嗎，佳尼？

婦人 我愛你，我愛你，我自然愛你！有一次有一隻小兔子——

飛克羅西 你覺到冷嗎？

婦人 剛纔我覺得冷——我現在覺得暖了，且慢，我要除下我的帽子，我討厭他了——

討厭的東西，看這幾根羽毛！我的親愛的，我從五點鐘起就在街道上走——這是誰都

要凍的。

飛克羅西 我有五個兒子！

婦人（笑）啊，你這兔子！你要這許多兒子幹什麼？我有一個，已經失掉了——而你有

五個女孩子？

飛克羅西 三個女孩子，一個男孩子已經死了——唉，那！一共有多少？

婦人 好，自然的，女孩子。試想一下！我從前有一個男孩子，一個小獏皮。

飛克羅西 現在，讓我們計算一下！

婦人 計算有什麼用處呢？你是一個古怪的人，好一個會計——用他的指頭計算他的

兒子，不要數了！

飛克羅西 你錯了，佳尼。最好的方法，就是計算，不然就會忘記。等一下，我要去問他。亨利，

我有多少孩子呢？

（亨利仍不做聲，他的眼睛閉着。）

婦人 我想他在打盹，莫做聲，讓他睡一刻。

飛克羅西 你怕他嗎？

婦人 我爲什麼要怕他呢？你對我不恭敬，但是他是很恭敬的，我很歡喜他，莫做聲，讓他睡一刻。

飛克羅西 他曉得怎樣計算他有一百萬！

婦人 真的嗎？

飛克羅西（笑）我是有意這樣做的，我是奸滑的，他以為我走了，但是我——他是聰明的，但是同時他是愚蠢的，一個大呆子。

婦人 他比你更聰明，你聰明嗎？讓我看看。

飛克羅西 我愚弄了他。（笑）他以為我走了，但是我每天晚上藏在他的窗背後，他的行動我都注意，他不能從我的手裏逃走——啊，他不能

婦人 不要大聲！

飛克羅西 我並不大聲。「亞歷山大路夫！」你將要曉得亞歷山大路夫是什麼人！我將使你懼怕。我能够喊，我能够跳舞，如其我情願——我就是那樣的人，并且如其我願意，我能够自殺，而且能够去看望亞歷山大路夫！「亞歷山大路夫！」

婦人 你真在胡說。

飛克羅西 這並不是胡說。你沒有權力對我那樣說。我要咬你。

婦人 你真是一隻易怒的兔子！

飛克羅西 不，我不是一隻兔子。我是一個人。使我做兔子的是他。但是我是一個人。我沒有什麼才能，但是我是一個人。我有一個心在這裏跳着，我相信上帝，但是他不是他。他沒有什麼權力（喊）我再不能忍耐了！

婦人 啊，啊！什麼東西你不能忍耐？

飛克羅西 （潑泣）我不能再忍耐了！

婦人 不要講他，我討厭他。不然我要睡着了，聽見嗎？

飛克羅西 和我接吻。

婦人 起初你喊，現在又要我和你接吻！

飛克羅西 我不要你吻我，你的鼻子是曲的，你爲什麼用曲鼻子到這裏來。出去！  
婦人 你自己出去！你想想看！你並沒有請我來，你自己出去！你這齷齪的小兔子！

飛克羅西 佳尼！

亨利 (大聲 ) 亞歷山大路夫！你還要白蘭地嗎？好，好——不要打，不要動手！

飛克羅西 我並沒有打，是她。

亨利 你們有點小掙扎？那沒有什麼，那就會過去。再喝一點白蘭地，快樂的佳尼。

飛克羅西 (笑) 她的鼻子是曲的，亨利，惡鬼把她帶到這裏來！

婦人 那末誰把你帶來的？(忿怒地戴上她的帽子。)

亨利 啊，你不怕羞嗎，亞歷山大路夫？你怠慢了我的客人，這太不對了。你是怎樣一種人呀？



飛克羅西 (笑) 惡鬼把她帶到這裏來

亨利 那末你應該感謝他，不應該發怒。如其惡鬼帶這樣的婦人給我，我就要對他說，謝謝你！而且我還要握着他的毛聳聳的忠實的手！(笑) 啊，是的，那是一隻忠實的手！或

是你以為惡鬼沒有忠實的手嗎？你想些什麼，佳尼！

婦人 惡魔也有許多種類，正像人的種類。

亨利 (莊嚴地) 你聽見嗎，亞歷山大路夫，你這蠢蟲！喝一杯，把你的腦筋清醒一下！喝一杯，佳尼，再喝一杯——喝得快些，難快要叫了。我的夜晚就要過去了，我就是一個夢也沒有，喝得快些，把火吞下去這裏，我，亨利帝爾，是在吞着火看呀！一，二，三！(喝了一大杯白蘭地)

飛克羅西 我也來看呀，亨利我也來！

(乾他的杯子；咳嗽；婦人笑着，拍着他的肩膀。)

婦人 我也來！

亨利 她也！我們大家喝得快些，我求你們，我的親愛的客人，我求你們：喝得快些！夜晚過得很快，但是我們一定要走得比夜晚更快，讓我們像野馬一樣奔跑。你曉得怎樣做馬

嘶嗎，飛克羅西？

飛克羅西 我曉得現在什麼時候了。我明天一定要做了去。

亨利 什麼工你發昏了。你說的什麼工你忘記了嗎？我的老友，你忘記你是替我做工的嗎？

飛克羅西 我不做了（喝。）佳尼，喝呀！

婦人 我是在喝呀。（笑。）你灌得我們好快。

（他們都喝，很重地擊着他們的酒杯。）

亨利 佳尼，和飛克羅西接吻。飛克羅西，和佳尼接吻。

婦人 喝酒而且接吻！

亨利 快些。我要看一個男子怎樣和他所愛的女子接吻。你們想，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

的事好嗎？

飛克羅西 好嗎？

婦人（笑）啲！

（二人互相接吻。）

亨利 還要——還要——還要熱烈啲！那就對了！

婦人（笑）怎樣一個奇怪的人啊——他從沒有看見過接吻，現在，我的小兔子，我們

像夫婦了——我們互相接吻了一次。

飛克羅西 我愛你。

亨利 好啲，我想到了一件別的事，我們即刻就可以大家發笑，等一刻，我去一刻就來——

——不過一刻！（很快地走到他的臥室內。）

婦人 我醉了，我的親愛的小兔子——房子在我的眼睛前旋轉了。（笑）他爲什麼到

現在還沒有來呢——這詭譎者。

飛克羅西 再和我接吻。什麼東西似乎都在跳舞。這真有趣！

婦人 不能了。現在讓我來擊你的頭吧。你這小兔子的頭髮這樣稀少——似乎被烏鴉所拔去的一樣。烏鴉有沒有拔去你的頭髮，小兔子！

飛克羅西 那烏鴉——

（亨利帝爾改裝而入，步調亦已改變，戴着一點假髮，禿着頭，裝着紅的鬍子。他立定并且不做聲地望着被嚇的婦人與飛克羅西。）

婦人 那是什麼人聽好！

飛克羅西 向這裏看，那裏沒有什麼人！那是什麼人？你爲什麼對我們這樣看？（恐怖而

叫喊）亨利，有人在這裏！

（亨利得勝地笑着。）

亨利 （變更他的語調說）我問你：這是亨利帝爾的房子或是他已經逃走了？我是一

個英國人——愛德華湯姆生老爺，我是紅了頭的。

飛克羅西 有這樣事，亨利！上帝呀，我真急死了。我真奇怪他到底是什麼人——我被嚇死了。有這樣事！

（笑。亨利與婦人都笑。）

亨利 你認不出我嗎？

飛克羅西 我怎樣能夠呢？而且你的形狀，就是你的形狀——而且那紅鬍子（笑）。

婦人 而且禿了頭。但是爲什麼要禿頭呢？

亨利 看！

（他用着變化的步調，學着英國人在房內走着。）

飛克羅西 真奇怪，竟是另一個人。我一點事都不了解！我發昏了。那是你，亨利？

亨利 我能夠變化我的步調，我能夠變化我的聲音，我能夠變化任何東西。我每晚上這樣化了裝，從鏡子裏望着我自己，并且一個人在房內踱着。我是在練習。你現在懂了嗎，你這蠢蟲？

飛克羅西 我所以說奇怪也就是爲此那真奇怪，佳尼，你看見嗎？這不是很值得吻他的手嗎——那就是我所要說的。

亨利（變化他的聲音）你不歡喜聽音樂嗎，亞歷山大路夫先生，你呢，我的親愛的美婦？我是一個音樂家，并且願爲你們彈奏。

飛克羅西 我很歡喜聽，請，極願聆教，佳尼，音樂！

亨利 我是一個有名的音樂家，靜聽，飛克羅西，我要奏一曲「狗的跳舞」，靜聽！  
（他帶着平常溫和的態度坐下，奏着「狗的跳舞」，同時說明道）

小的狗跳舞着，美麗的小狗，帝——打——打！

飛克羅西 小的狗——好，好！

亨利 這樣，這樣，他們用了一根彈簧把他們拖着——他們手裏揚着一塊糖——打——打——帝——帝——於是那些小狗舉起他們的腳——這樣——這樣——於是他們跳舞了——那些愚蠢的小狗，這樣，這樣！

飛克羅西 再來請再彈一曲！

婦人 再來再來！

亨利 不，那已經够了。

（他立刻離開鋼琴；很凶猛地看着那婦人，再看着飛克羅西，登着他的脚。）

我是什麼人啊，你們這些蠢蟲！世界上最好的音樂家將爲我彈奏，我將用我的脚按着拍子踏着——我將用我的脚踏破他們的愚蠢的提琴，而且還要說「够了！」我將用我的脚踏在你們的愚蠢的樂譜上面，够了！那些最美麗的婦人將投拜在我的脚下，吻着我的脚指上的泥，我將用着我的脚踏在她們的露胸上面而且說，够了！她雖將被我踏死，但是還用着她將死的嘴脣吻着，够了！我要喊了够了，你這愚蠢的，平凡的，無價值的——動物！

（他用着大力擊着鋼琴。）

婦人 喲，不要這樣！還是再奏一曲的好。

飛克羅西 不要這樣，亨利，我怕了！你還是再彈一曲的好——關於那小小的狗，讓那些  
小狗再跳舞着。

亨利 小的狗？

飛克羅西 是的。（高興地笑。）他們怎樣用一根彈簧把他們拖着，他們舉起他們的小  
腳，他們的小腳！（舉起他的腳。）

亨利 他們的小腳？

飛克羅西 是的，請我歡喜他。

亨利 是的，是的。（笑。）他歡喜他，他歡喜他，很好，那末，小的狗。

婦人與飛克羅西 小的狗：

亨利 （坐於鋼琴的旁邊，用着變化了的聲音。）靜聽！我是著名的音樂家，我現爲你們  
奏一曲有名的『狗的跳舞』舞啊！

（他彈着『狗的跳舞』，飛克羅西舉起他的頭，學着狗的跳舞，用脚尖盤旋着。



他的面認真而且莊嚴。婦人隨着他，舉起她的手，她也週旋着跳舞，如在夢中。她的面，也是認真而且注意。

旋轉他的紅的頭與紅的面頰，露出他的白牙，亨利向後看着他們，笑而且彈。

(幕)

## 第四幕

同樣的佈景。

夜。伊利查曰：加爾與飛克羅西在房內。

伊利查白：我想看看別的房間。那是應該的嗎？我不知道。

加爾：爲什麼不應該呢？如其你高興，你可以飽看一切。你不必注意到飛克羅西。我們現在是朋友了。但是我怎麼一天一天肥胖起來了，利查——你注意到嗎？

伊利查白：是的。

加爾 這差不多是很不好聽的，我上星期內又重了一磅，雖是我的運動與騎馬，我一定要請人按摩一下，飛克羅西君，你用什麼法子弄得那樣瘦的？你快要像印度的托鉢和尚了。

飛克羅西 什麼是的，我變得非常瘦。

加爾 你有多少重量？

飛克羅西 什麼？我不曉得，我從沒有自己稱過。

加爾 利查，你看我們的朋友飛克羅西像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的白癡嗎？但是你爲什麼

不到別的房間裏去看呢，利查去，我們在這裏閒談着，你在看什麼？

伊利查白 加爾，我們別開了這間房子已經有十八個月了嗎？看——同樣的樂譜。

加爾 是的，亨利是保守的，我想大概已經過了十八個月吧——我不曉得，但是利查，我不懂這種傷心的回憶的好處。在這一點，我是歐洲人，俄國人不是生活着的，他們只記憶一點東西——所以不論他們所說的與他們所寫的，常常像一種往事記錄。

伊利查白 那末亨利呢？

加爾 亨利我老實說我實在不大了解我的哥哥亨利。不過我相信如其他他現在進來，他還是要——把我們二人趕出去不論你的回憶怎樣的好。快些，我的親愛的。

飛克羅西 他不會立刻就來，我知道他的習慣。

加爾 那就好。我不歡喜和亨利爭鬧。

伊利查白 我的丈夫已經死了，我的兒子也已經死了，但是這裏什麼也沒有變動，斐多汝的頭應該在那邊——什麼時候放在那邊的？加爾，我去看別的房間了，我就要回來的。

加爾 去，電燈機關在門邊，你很容易找齊。飛克羅西君，坐到我的旁邊來。

（伊利查白出，飛克羅西坐近加爾。）

加爾 飛克羅西君，你爲什麼顯着酸的皮酒呢？你常常想到新到東西，你的面色不是有病色，便是爲醉意，你爲什麼對我這樣望着呢？

飛克羅西 那件事已經做了。

加爾 什麼事已經做了？

飛克羅西 他已經保了險，保了十萬——並且已經答應了。

加爾 （起立，）真的嗎？保險證券在什麼地方？在他那裏嗎？

飛克羅西 保險證券就會來了，他們已經答應在日內送來。我老實告訴你。

加爾 真的？（走動，）不！你在說謊，飛克羅西先生，你在說謊，我看得出！你真是一個十

二分討厭的蠢蟲——你爲什麼對我說謊呢？奇怪的人不懂他自己的利益——就是

做買賣也要說謊，或者你恐怕不能再和亨利喝白蘭地嗎？但是你已经喝得發病了！

——你現在須到醫院裏去——你的眼睛像一隻瘋狗。我們，帝爾兄弟，我們能够喝得

很多。我們是從強健的祖上傳下來的，但是我勸你不要再喝酒了！

飛克羅西 我現在酒不入口，够了！

加爾 這在飛克羅西似乎是很好的，但是如其確是那樣的，你的眼睛爲什麼半醒似的？

什麼你這樣歡喜亨利？他把你當做光棍。或者你還替他擔憂，因為你還有人的感情嗎？

飛克羅西 是的。我是很替他擔憂。爲什麼我不應該替他擔憂呢？

加爾 哼！不要講他！我聽你那樣說真討厭。此外，我老實和你說——我也稍微懂得一點醫藥。我告訴你在最近一年內保險公司決不敢冒險保亨利的險的。他身上有幾種症候，你曉得，我是完全不歡喜的——我替他恐懼。

飛克羅西 在一星期內——或二星期——那保險證書會到這裏來了。

加爾 你要我相信他嗎？

飛克羅西 他就會來。

加爾 我要你曉得我對於那事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興趣。我現在生活得很——  
——現在還守着祕密——我要和伊利查白結婚了。你曉得她有多少錢嗎？好！我  
還沒有預備那遺囑——和你做交易檢直不行。

飛克羅西 我已經預備好了。這裏。

加爾（讀）「我請求我死後不要責備什麼人，我沒有什麼願望，給我的傭人伊文五百盧布就好了，亨利帝爾。」這五百盧布給伊文——是你的主意嗎？

飛克羅西 是的。

加爾 你真是一個老犯，飛克羅西，我從前對不起你的地方，我現在都收回，我曉得亨利的手筆，這真是傑作，最漂亮的了！這也是他的紙張嗎？

飛克羅西 是的，從他的寫字檯上來的，把那遺囑給還我。

加爾 你幾歲了——四十歲？我老實告訴你，你做了四十年的蠢人，把這樣的才能埋葬在地下！這真是不可恕的愚蠢！有了這種假造筆跡的天才，你早已發財了，這是愚蠢！

飛克羅西 把那遺囑還給我。

加爾 把那遺囑放在他的袋裏。喲，不，我現在不給你！把那保險證書給我，我再還給你——這樣才能穩妥，懂得嗎？飛克羅西君？

飛克羅西（猶豫）很好，你自己是老犯，加爾。

加爾（冷然）是——是我一定要想法生活——金錢不是施在街道上的。給我一百萬，你就可以闕我索取酬勞。但是乘坐馬車，而別的人乘坐汽車——謝謝你。但是這裏有一件事你是要留心的——那是貪慾，那就是殺死我們這種人的。哦，利查，你在那裏看得怎樣，有沒有弔眼淚？

伊利查白 加爾，那真可怕。

加爾 什麼東西，利查見鬼？

伊利查白 不要笑。有一間房子，壁上祇糊了一半花紙，灰塵，石灰，蛛網——那是什麼房間？  
問：那時他和我說過，我已經忘記了——那是什麼可怕的房間？

加爾 我不知道。亨利有那麼許多異想天開的事。我想那是育兒室。（笑）爲你的未生的兒子的，利查。

飛克羅西 是的是育兒室。當亨利奮激着的那時，他叫旁人不要去動那房間——我想自從那時起，就無人注意了。



以利查白 出去，加爾，并且請亞歷山大路夫也和你出去一刻。我要一個人留在這裏。可以嗎？

加爾 當然可以。我們去吧。飛克羅西去談講吧。你今天晚上像新娘一樣——我真歡喜你。喊我們，利查。

(二人出。以利查白一人留着，手裏拿着繡花的手帕子。他帶着大的金鋼鑽耳環。)

以利查白 怎樣奇怪。時光已經過去了三年。我的丈夫我的兒子都已經死去而且已經葬了，而這裏什麼東西都和從前一樣——這個房子是在候着我。我是誰？利查。我是有意從莫斯科來的。我這裏也來過——我是歸向亨利。他不在這裏時，我就等待着。我常常來而且等待着。亨利，我是在等待着你們啊！(少停。亨利，我是在等待着你們啊！(少停。以利查白哭泣。我愛你，亨利！我歡喜吻你所坐的椅子，吻你所走的地板，吻我從前不要住的房子。我？我不知道。如其不是我？我又是誰？我愛你，亨利。我向全能的上帝說，我

愛你，亨利，而且除了你之外我從沒有愛過別人，而且除了你之外，我從沒有喊過別人！你趕我出來，當我敲你的門的時候，去，你說去，無價值的伊利亞白——你說，而且就把門關上。於是我就去了。我愛你，亨利（啜泣）如其你不愛我，你爲什麼這樣憂愁。亨利？昨天你一個人在運河邊上走着，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但是我坐在車子內，從玻璃窗內望着你，你是那樣的憂愁！於是我重新又愛你了，像一個小的女孩子——你以爲你只有一個人——你很憂愁地走着，不看見別人，或者你還哭着呢，亨利，或者你也想到你的未生的兒子呢？唉，怎樣可怕的字眼——未生的兒子！誰是未生的？誰是不看見光明的？誰被希望到這裏而不到這裏的？誰是未生的？誰是不能到這裏的？亨利，亨利（少停）你的母親，她已經死了好久而且不能呢，我因爲她已經死了好久——她叫你彈琴；那時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她運動你的小手指——那時你有那樣的小手指，後來你彈給我聽——我坐在那裏，你在那邊彈着，并且你要我笑，但是忽然間我覺得憂愁而且恐怖了，我忽然間開始恨你和你的住房了，我開始恨你的母親了——我覺得憂

愁而且恐怖了！我那時一點也不懂什麼緣故，我就跑到了莫斯科。但是我現在懂得了，你是在彈着未生的兒子——你的笑是憂愁的。亨利，你爲什麼替我彈奏呢？誰是沒有生的？誰是沒有看見過光明的？亨利（啜泣）我愛你，亨利！

（啜泣。跪下，把她的頭低到琴架上面，然後起立，把她的頭髮略爲整理，並且揩着她的前額似乎要塗掉什麼東西一樣的喊）

加爾！

（加爾與飛克羅西人內）

加爾 好，我們回去吧？這樣時候了，惡魔曉得那是什麼。利查，我剛纔正在飛克羅西的面  
前誇張我的健康時——忽然間我覺得心悸，你以爲這是心病嗎？

伊利查白 我不以爲這樣去。晚安，亞歷山大路夫。

加爾 我不以爲這是心病，但是我覺得非常難過。好，一切東西給魔鬼吧，我明天起一定要受按摩術！再會，飛克羅西，請你這幾天內不要來擾我，我要去休息一下——大約一

星期後你來見我吧，或者我寫信給你喊你來吧。

伊利查白 來，我們去吧，加爾！

加爾 且慢。我等了你兩點鐘，你一定可以等我一分鐘。記好，亞歷山大路夫，你要來的時候我寫信給你吧。你會看見一切事情都預備好，懂嗎？這正是你不再做蠢蟲的時候了——他有許多兒子好，我們去吧。我希望我們現在不至於碰到亨利。惡鬼又在使你空想了，利查……

(二人出)

飛克羅西 (向走廊下的加爾說) 門自己會關。

加爾的聲音 我知道再會。

飛克羅西 再會。

(飛克羅西一人留着。他坐於櫃旁，從他的袋裏拿出信封一個并且一張用心拆學的紙念)

「我請求我死後不要責備什麼人。我沒有什麼願望。給我的傭人伊文五百盧布就好了。亨利帝爾。」這樣很好。他以為我只有一張，但是我預備了二張——愚蠢的加路希他是貪慾的，但他是愚蠢的，而且他沒有看到他那一張上沒有日子，沒有一個人寫遺囑，而不寫日子的——愚蠢的加爾，而且在他那一張上的「利」字與亨利的「利」字不同——他因為太貪了，所以這也沒有注意到。這樣的蠢蟲，定會被捕。走到鏡台前，拿出梳子，梳着他的頭髮。他們出去了！我想這是虛病——我覺得冷而又出汗——但是我將把我的虛病顯給你看！他在室內上下走着，用輕蔑的態度考察着種種物件。我要顯給你看。（他想打開櫃子上鎖了的抽斗，拿起紙，又用輕蔑的態度把他推開。）秩序！下流種！我把秩序給你看！（坐在櫃子旁并且搖着他的手。）如其我把一個炸彈放在尼古拉橋下，把他炸得粉碎，那倒有趣——這樣一切都到地獄裏去。是的，我能够把一個炸彈，數萬磅重的炸彈放在全城的下面——那我也會炸到惡魔那裏去，不，我為什麼應該這樣呢？用一根鐵絲一直連到沙華路胡，把機關放在某處的

樹上或是樹林裏——我可以按他一下——那樣他們都會吹到地獄裏去！我想我會  
在瘋人院中間旋轉着——我曾經盤旋着，盤旋着，現在我不能解放我自己了，喲，簡直  
是胡鬧（思索的樣子）他們將要在那裏打我，他們說他們向來在那裏打人的——  
他們折斷他們的肋骨——那沒有趣味，他們還說，那邊的食品很不好——白癡的人  
是不懂得這些事的，但是如其人說一個不字，他們就會折斷他的肋骨，他們對他說  
不要說謊，白癡的人甚麼權利都沒有的，那真是不公平，當然白癡的人如其不做聲，也  
沒有人來觸他，看守者歡喜不做聲的白癡，我推想他們也很受苦的，喲，是的，自然——  
靜些（起立并且走得更快）你說靜些是很容易的，是的，你說他是很容易的，但在我  
那很可怕——非常可怕（他在房內無感覺地旋轉着，并且本能地自言自語着沒有  
注意到亨利的走人）

亨利 晚安，飛克羅西。  
飛克羅西 什麼？什麼？

亨利 我說：晚安。你爲什麼這樣旋轉着呢？

飛克羅西 我沒有什麼。晚安，亨利。

亨利 你剛纔在自言自語。你有病嗎？

飛克羅西 （笑）我嗎？因爲沒有人和我講話，所以我和我自己講話。我找到了和我一樣聰明的同伴。

亨利 你講些什麼？

飛克羅西 我的無意義的話對於任何人都沒有興趣的。我所講的是關於家庭的瑣事。  
現在在下雨嗎？

亨利 是的，正在下雨。（坐下，疲勞狀。）

飛克羅西 亨利，伊文已經出去了。他說你晚上不要他在這裏。

亨利 是的，我打發他出去的。請坐，不要做聲。

（靜默）

飛克羅西 什麼東西，亨利？你爲什麼面上這樣慘白呢——你病嗎？或者你去請醫生看吧。

亨利 不，我很好。我想我倦了——我今天在會議席上講了很多話——我和他們討論商業。我和那些蠢蟲辯論，所以我倦了。你今天晚上打算久坐嗎？

飛克羅西 不過一刻。我一下子就要走的。

(少停。)

亨利 可憐得很，我爲什麼沒有火爐呢。我什麼東西都想到，但是忘記了火爐了。這是真的。我們有蒸氣爐，好嗎？

飛克羅西 亨利你的計劃又有變動了，難道你對我設過誓！

亨利 是的。等一下。這是什麼香味？是的，我能够嗅出他。你開始用了香料嗎？

飛克羅西 你又在胡說。我聞不到甚麼味道。

亨利 是的，的確有。但這並沒有甚麼關係。你要和我說甚麼？告訴我。



飛克羅西 我已經告訴你了，你的計劃有了更變。老實告訴我，亨利，我情願跪在你的前面。我雖不到教堂已經有五年，但是我現在要到教堂裏去并且替你禱告了。老實告訴我！

亨利 你最歡喜跪拜什麼東西。我今晚上已經疲倦了。

飛克羅西 爲什麼——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們是朋友——記好，當我們小的時候，當我們一同在學校裏的時候，告訴我，饒赦了我的生活吧，我不能再行忍耐了。（哭泣。）

亨利 你也哭起來了，奇怪。我今天看見這麼許多人哭泣，其中一定有甚麼緣故。我今晚晚上在火車站上。

飛克羅西 （歎息着，用着骯髒的手帕子揩着他的眼睛。）你在火車站上幹什麼？

亨利 我希望着那些火車，不，我是去送掉一封信的。在那裏，我看見一個披着披肩的婦人，在月台上走着——她是孤獨的——她是在哭泣，奇怪！（沉思。）

飛克羅西 人們難得在街道上哭泣的，除了他們喝醉了酒或是爲親友送喪。亨利，聽我

的話——不然我又要哭了！

亨利 真的嗎？不要哭，我的計劃並沒有甚麼更變，而且自從明天起我就可以休息了。

——我明天動身。

飛克羅西 (面發赤) 明天走那一條路？

亨利 喲！我現在不能和你說，我的老友，你只要明天來，你就什麼都知道了。(微笑) 但是你不要追隨着我——你不會迫着我的！

飛克羅西 你爲什麼那樣說呢？

亨利 是的，你是一隻奸滑的小兔子！

飛克羅西 愚蠢的人就是奸滑也沒有什麼幫助——他祇能自己愚弄自己。我明天早些來嗎——在你出外辦公以前嗎？

亨利 你可以早些來，現在回家去，好好地睡一晚，飛克羅西，我的老友，你的兒子好嗎？

飛克羅西 我想他們都好吧，你爲什麼不喝白蘭地酒了，亨利，你的面色似乎變成更黑。

了。

亨利 我不想喝白蘭地去。

飛克羅西 自從我們最後喝白蘭地以至今日剛好一個月，記得嗎？好，我就去了，我不來攪擾你了。（平靜地）你把你的錢放在平安的地方了嗎？

亨利 啊！不要做聲。晚安，飛克羅西去。你穿着雨衣嗎？外邊雨很大呀。再會，明天再見。

飛克羅西 如其明天再見，那不是再會，是 *An revoir*（法語，也是再會的意思——譯者）*An revoir*，亨利。晚安，並且我告訴你，你還是離開這所住房的好。我以前從沒有說過甚麼，但是現在我告訴你：立刻離開這裏，如其有一個人要在這裏停留一刻鐘，他就會發昏，哦，上帝呀！

亨利 是的，我要離開這裏了。晚安。

飛克羅西 晚安。我可以再說一句話嗎？我了解任何真辨且我能够從他們的面上看出來。我能够說出他們的心向，但是現在我是在看你，你是很嚴正（輕輕地）而且如其

我不曉得你的思想呢——

亨利 噓！

飛克羅西 (忽然間發怒) 不要噓我！這裏沒有什麼陌生的人！道是什麼意思？我也能  
够噓你。

(少停) 請原諒我，亨利！

(走出)

亨利 門自己能够關閉。

飛克羅西 我曉得，亨利。

(走出，亨利望着他，忽然間喊道：)

亨利 且慢，外面雨下的很大，我給錢你去雇車子，拿去。

飛克羅西 謝謝你，爲什麼要這許多你真使我不好意思，真的。

亨利 不要緊的，去吧。

（飛克羅西在門口立定，望着他的手。）

飛克羅西 亨利！我望着我的手，我奇怪起來了。你給我二十五個盧布，但是我爲什麼一點不快活呢？當然這並不算多，但是這種事如發生於從前，我就要覺得快樂了。而現在，我覺得——或者因爲我下了眼淚之後，所以這樣嗎？——我覺得我應該爲我的眼淚多得一點。（沒有舉起他的眼睛。）請恕我。

（出。聽得關門的聲音。亨利一人留着，他看着表。）

亨利 十一點鐘，我一定要去掉我的領結。

（他拿掉他的領子，硬袖，脫去外衣，一一很小心地放在大靠椅上。他重而且慢的在室內走着。他想揩拭玻璃窗，在窗後可以聽到雨聲。）

是的，現在十一點鐘了，太陽大約在七點鐘起來。在這中間還有多少黑暗的時間呀？許多——不必管他確實的數目。亨利！亨利！帝爾，單單說許多許多時間，許多黑暗！我從不思議當人們自殺的時候做些什麼。我現在覺得很奇怪，我不曉得要做些什麼。或

許我應該坐在櫃子的旁邊吧，而我現在走着，我一定要坐下。

（他坐下，但是立刻就起來又重新走着。）

不，胡說！自殺者不去想他們應該坐或是應該走。我想他們是旋轉地走着的。但是這香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樣甜蜜神奇，悲哀的香味。年青的婦人當她們找尋着戀人的時候，才用這種香味。但是她們的心是悲哀的——悲哀的香味！悲哀的婦人，伊利查白——我現在記不起她來了，但是我曾經有一個時候愛過她的——有東西的地方，就是有悲哀的地方。我的上帝！我為什麼說我的上帝呢？我的上帝我不曉得任何東西，我不記得任何東西，我不愛任何人！一個暗殺者嗎？一個偷取百萬盧布的賊嗎？愛好準確的亨利帝爾嗎？我不曉得。有一切的地方——就是全無的地方。我為什麼用我的拳擊着桌子呢，我為什麼發怒呢？為什麼亨利帝爾寫一個一個數目字，一行一行數目字，搭起無窮盡的旅帳，在無窮盡的沙漠中間呢？有一切的地方——就是全無的地方。有一個奇異的人，他顛倒着，他叫喊着，他戴着紅的假髮像一個小丑，他吞着火焰，還有

一個奇異的人，他在銀行裏做着工，他開除書記，他的面上堆着莊嚴，他是著名的亨利·帝爾·胡說——「亨利·帝爾」——誰將臥在棺材中呢——亨利·帝爾還是別的一個呢？我將到什麼地方去呢？這裏我已經想到棺材——白色而且帶着垂花，我怕了，這樣就一切都完結了嗎？我怕了，這個真要來嗎？我會經生活而且生活——而忽然這個，這個！怎樣可怕！可怕！這個！不！我不怕，我不怕，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不要自欺！這樣，那棺材，白色而且帶着垂花，中間盛着或一個人，是的，自然的，這形像在亨利·帝爾看了，是可怕的，在那別一個，那要偷竊，要竊人，要反抗，把愚蠢的紅的假髮放在頭上的，看了也要怕的，但是，我在什麼地方啊？我的上帝，偉大的知與愛，回答我：有偉大，悲哀與孤獨的我，在什麼地方呢？我沒有了，那裏沒有什麼，那裏是全無，那裏只有恐怖——這個——這個，亨利，我的親愛的，沉着些；你曉得怎樣用你的拳頭擊桌，現在你一定憂沉着，是的好嗎？是的，我冷呀，不，我不冷，但是這裏是冷的，我為什麼脫去了我的外衣呢？我一定要把他穿上，這些是亨利常常穿的硬袖（忘記那外衣披裹，這道是不能忍耐的，這些空

的房子，對於我似乎有可怕的影響——似乎那裏有一個暗殺者在那裏，如其把那裏的燈點起來，當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敢走進去。但是在這裏我能够這樣做，喲這裏我能够這樣做。（他更點亮了許多燈。）現在這裏光明了，但是一個怎樣奇怪的房子啊，那裏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又聞到那種香味了——這裏誰有香味？那暗殺者在這裏弄香的嗎？發明這東西的人，求惡鬼庇了去罷。我一定要到寢室裏了。

（打開抽斗，拿出手鏡，用商人的態度審視了一下然後放於桌上。）

我一定要在我睡覺的地方自殺。我一定要用綿布放在我的頭上，似乎我睡着的樣子；於是我不去注意他了。是的，我一定還要做些別的事情——什麼我把什麼東西都忘記了。什麼，喲，是的，我一定要寫一張遺囑，紙，墨水，墨水，不我用不到寫什麼遺囑，那真無聊。有一切的地方——就是全無，與這個這個我。我一定要到我的寢室裏去我還忘記了什麼嗎？我的上帝，我為什麼要說我的上帝呢？我的上帝我還忘記了什麼，喲，什麼（他坐在鋼琴的旁邊。）現在我又要奏「狗的跳舞」了。聽好亨利帝爾我要為你最



後一次彈我所最歡喜的「狗的跳舞」。我的母親這樣教我彈的。

（他彈着，起初音調很高，後來逐漸軟和下去，最後劃然而止，他的頭倒在鋼琴上面，輕輕哭泣。於是他無聲地并且很細心地關了鋼琴，拿了手鎗，向寢室走去。他又立定，不耐煩地說道：）

還有甚麼？還有甚麼？（他胡亂向室四周看了一下。）我一定——我一定——我一定要什麼？我一定要把燈關掉，是的，我一定要這樣做。他會整夜的燃着，讓他燃着吧。

（他走到寢室內，有一刻的靜默，他即刻又出來，襯衣已脫去——他尋找着或種東西，似乎他曾經忘記了的，或是他不能找到的。他是在找着或種東西，而沒有找到他。略一思索，他究竟在尋找什麼東西之後，很快地跑到寢室內。

室內一時空着，聽到一聲笨重的鎗聲。）

（幕）